

塵影僧踪

序

佛教流傳廣泛長遠，發展不免偏頗，失去原貌，那是必然的。就是在印度本土，佛教也有大、小乘之別，爭論不休。即使釋迦世尊今天降生這裏，也不會是二千多年前的風貌。但「此法常住，法住法界。」佛法是超越時空的。

漢傳佛教在歷史洪流的衝擊中積弱不堪，漸漸失去信心，曾經光輝的日子不再。不斷的挑戰、質疑、攻擊來自四面八方，久修之士也放棄其原有功課，甘作孤魂野鬼，徘徊於各宗派門外。漢傳佛教是否一無是處？或有所「偏離」？所謂偏離，正是它的特質。如吃素，念佛，雖「老土」，卻是很高的情操；如濃濃的情懷缺乏出離心，試問有幾人能真正出離，況那亦是漢傳佛教的大乘精神！

第一輯——老師父的話，及第二輯——歲月，在時、地、人各方面表達一種情懷，風味。可能對佛教的要求有所偏頗，但那份敬重，克勤，信念，慈悲卻是真誠，獨立而有所成就的，亦是大乘精神之所在——無限的慈悲！

第三輯——什輯，在各層面，題材展示世間法，再融入佛法，藉以將人間及佛法的大乘精神合而為一，除表達一份揮之不去的情懷外，更希望能從佛法中開啟一條路。

第四輯——劇輯，是痛心之作，現實比之更糟，但這已足以叫人難安。無憤懣，無瞋怒，亦不在揭露一些污點。除了反映一些現象外，主要是在提點及引以為鑑，別在輪迴之苦外自傷害他，畢竟在「歌功頌德」的教內展現批判及期待改良之作極度缺乏。如能帶來一點改善及純淨，也不枉陷落批評之造罪。另一方面，從理想的期待至幻滅，人性之虛偽，世間各種大苦況下，芸芸眾生仍不能正視，繼續鬥爭、奪利。不禁使人唏噓，且感受到一份強烈的無常感。

這些這些，好的不好的，同樣展現漢傳佛教的特質，情懷，乃至大乘精神。這些這些，期待恢復漢傳佛教的信心，地位。不管對漢傳佛教如何不滿，反叛，它仍然是「養我，育我」之恩德，猶如我們的父母，不管如何叫我們不滿意，總有其優點及不可磨滅的恩情。

目錄

第一輯 老師父的話

1 一聲佛號	7	12 冷面	35
2 女尼之死	10	13 行願	37
3 佛陀座下的螞蟻	13	14 小鎮故事	39
4 蠢動含靈	15	15 神婆	41
5 說法通告	17	16 廣廈千萬間	44
6 護法諸大	20	17 情場浪子	47
7 拆寺	23	18 落髮的女孩	50
8 佛寺	25	19 常皈依菩薩	53
9 山丘	27	20 馬明	55
10 墓穴	30	21 拜佛	58
11 携粥女孩	32		

第二輯 歲月

1 百年歲月—藏經閣	60	4 九年歲月—佛學院	70
2 三年歲月—維摩經	64	5 十年歲月—金剛經	72
3 七年歲月—佛學辭典	67		

第三輯 雜輯

1 菩薩行記	76	8 海枯石爛	97
2 菩薩行記—四弘誓願	79	9 海難	100
3 菩薩行記—外一章	82	10 十七歲	103
4 菩薩行記—外一章 夜唱	84	11 行山	106
5 菩薩行記—外一章 北上購書	87	12 心猿	109
6 夫唱婦隨	91	13 新居入伙	112
7 車廂夢	94	14 迷城	114

15 奇幻三部曲(一) 定鏡	1 1 6	22 不死傳說	1 3 6
16 奇幻三部曲(二) 慢鏡	1 1 9	23 最後一個好人	1 3 8
17 奇幻三部曲(三) 快鏡	1 2 1	24 倒數	1 4 2
18 二零四七年	1 2 3	25 秘密政府	1 4 4
19 「忘情劍」俠	1 2 6	26 死在書堆下	1 4 7
20 四分鐘	1 3 0	27 自閉兒	1 5 1
21 觀音誕	1 3 3		

第四輯 劇輯

1 五斗米	1 5 4	5 波旬大會	1 7 2
2 菩提比丘隨侍記	1 5 8	6 茶禪	1 7 6
3 菩薩淚	1 6 2	7 三十年後	1 7 9
4 素宴	1 6 7		

第一輯 老師父的話

一聲佛號

在燈明寺的後園中，老法師盤坐在一塊大石上，口中不停唸著「南無阿彌陀佛」。五塊較大的大石，半圍著老法師，上面各坐著五個小孩，有男有女，此外兩個小孩因沒有大石可坐，一個乾脆坐在泥地上，另一個在旁邊一棵樹上玩耍。他們左搖右擺，爬上爬落，不脫頑皮本色。

老法師從身旁抓起一手糖果，對著小孩們說：「你們誰跟我唸一聲佛號，我就給一粒糖果，但要慢慢唸，一字一句的唸。」

「南……無……阿……彌……陀……佛」樹上的小孩認真地唸後，從樹上跳下來，跑到老法師面前，取了一粒糖果放進口裡，跑回樹上，倒掛在樹枝間，戲謔地不停急促唸「南無阿彌陀佛」。

一個小女孩從大石上跳下來，笑嘻嘻地跪在老法師前面唸：「南……無……阿……彌……陀……佛」。

取過糖果後，她後翻了一個跟斗，再爬回石上去。

老法師派完手上的糖果後，默默盤坐在石上不動，隔了半天，小孩們已顯得不耐煩，老法師道：「你們誰跟我唸一聲佛號，我就給一塊錢。」

老法師抓起身旁的錢幣搖動，續道：「但你們每唸一聲佛號，要觀想佛的莊嚴相貌，他的偉大，他的功德，他遍一切處的法身。你們用一塊錢買東西時，心裡要感謝佛菩薩。將來我不在時，你們要默唸三寶，他們自會幫你們；你們有苦難時，如挨餓、給人欺負、沒人照顧、孤獨、彷徨等，只要像此刻的虔敬一聲佛號，自有佛菩薩來幫你們，比我更細心、親切。」

七個小孩不解地睜著圓圓的小眼望著老法師，跟著各伸出小手在半空中……

*

*

*

六十年代，颱風溫黛吹襲香港，威力巨大，所到之處，滿目蒼夷，整個地方陷入哀痛中，一片愁雲慘霧，一些宗教及慈善團體發放物資及糧食，救濟苦困中的災民。當災民取得救濟麵或禦寒衣時，藏在家中，慢慢取出享用，將喜悅延伸。災民最喜見到老外，因他們較慈悲及慷慨，見到老外就如見到財神。

一個高大的老外，頸項上掛著照相機，在一個廢墟中不停拍照，不時搖頭及露出憐憫的目光。七個小孩在廢墟中流浪，撿拾雜物中可用的物資，當見到這高大齊整的老外時，如發現寶藏般跑到他跟前。老外從口袋中拿出糖果，分發各小孩，口中發出「噢……噢……」的聲音。

一個小孩生硬地發出不標準的英語，伸手要錢道：「One dollar, one dollar。」

另一個小孩喘著氣也發出不標準的英語：「Give me one dollar, give me one dollar。」

老外將手伸進口袋，口中發出「阿……阿……」的聲音。

女尼之死

在燈明寺的後園中，老師父盤坐在一塊大石上，口中不停唸著「南無阿彌陀佛」。五塊較大的大石，半圍著老師父，上面各盤坐著四個小孩，還有一個小孩倒掛在一棵樹枝上，雙手互抱胸前，不時輕擺動。

老師父望著石上的四個小孩道：「你們知道人一生中有那五樣東西是真的福氣呢？」

沒有一個小孩回答，老師父續道：「五福中其中一項是好死。須知大部分人總是死得很辛苦，不是橫死，就是牽掛死，激氣死，或是惡疾纏身，要死不死等。要好死真的一點不容易，也沒有任何把握。」

老師父逐個小孩望了一眼，發覺他們仍在聽，續道：「且說六十年前一個女的老師父就是那麼好死，平時沒病沒痛，年紀大了也如常人般能走能做，從來只有她服侍人，一點也不需別人服侍。臨往生前數天突然對身邊數個弟子說：我要走了，今天晚上我要走了。但身旁一個弟子急忙說：別走！別走！待我把你的臨終海青做好才走吧！請給我三天時間，日夜趕工。這三天，女老師父如常地生活，沒有任何異常的舉

動。倒是她身邊的弟子忙進忙出，擾擾攘攘。三天過後，她自己清洗完畢，換好衣服，走到西歸廳去，唸了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後就躺下往生了。死亡對她來說如睡覺般容易，不！比睡覺還容易，因沒有失眠，且控制自如。」

「我也能控制睡覺呢？」倒掛在樹上的小孩大聲道，雙手仍互抱胸前，輕輕擺動。「我所說的是真人真事」老師父說：「這女老師父是『一花開五葉』的其中一葉，她那一派至今仍延續著，其餘四派已湮沒。她為何福氣那麼大，生前所作何事？」

「或許你們以為她是修行人，甚麼都懂吧！」老師父稍停一會，續道：「原來她沒有上過學，完全不識字。連出家人的早晚課也不懂，打坐也定不下來。終日忙進忙出都是為其他人的生活，如孤兒、鰥寡、老者、病者、死者。吃飯，補衣，乞錢，修補屋漏、傢具，拾荒。與一般人無異，只是比別人更忙，更用心。她唯一叫人想起佛教的地方，就是她的外相及口中常念『南無阿彌陀佛』，對任何人事如孤兒、病患、死者、謾罵、讚賞等，她總加上一句『南無阿彌陀佛』，這句佛號與任何順逆，人物或萬事萬物都扯上關係。我真懷疑她師父什麼也沒教她，只此一句佛號。」

「我也懂唸『南無阿彌陀佛。』」坐在石上的一個小孩道：「沒有人教我啊！我每天至少唸上一百遍呢！」

「她一生照顧及收養的孤兒不少，沒有人知道數字，我相信她自己也不知道呢，因為有些小孩長大後回來看她也印象模糊。」老師父不理會小孩續道：「不單是小孩，附近的貧者、老者、病者都受過她的照顧，恩惠。更有些人濫用她的照顧，但不會聽到她的怨言。當年日軍攻陷南方，殺了很多人，遺屍街頭，她安葬了不少，且對每一受害者念佛迴向。終生勞勞碌碌，沒有一刻安定下來，卻從來不會積蓄，幸而她一生沒有什麼病痛，否則不堪設想。當年大陸極度貧困，那些孤兒、老者都不夠飯吃。她就從大陸走多天的路到香港來化緣，沿途不斷念佛，祝福每一戶人家，對那些拒絕或罵她的人也不會生氣，同樣以一句『阿彌陀佛』去祝福。鄰居實在看不過眼，常勸她要多為自己打算，不要那麼好心去助人，被人欺騙。她同樣以一句『阿彌陀佛』去回應，把那些鄰居氣得半死。」

她做的很多、很多。懂的很少、很少。是什麼信念使她嬌小的身軀支撐下來；心中想些什麼，沒有人知道，她從來沒有告訴任何人她的感受、喜惡，或是數說她的過去，作了那些事。似乎她是天生的牛脾氣，只懂得工作。但五福中的好死，沒有病痛她是做到了。

至於她是修行人？不是修行人？就無從稽考了。」

佛陀座下的螞蟻

燈明寺後老師父盤坐在一塊大石上，口中不停唸著「南無阿彌陀佛」。圍著五塊較大的大石，各坐著三個小孩，安定盤坐那裏，另有一男一女小孩，在其餘兩塊大石上，不斷交替攀爬。

突然老師父對那兩位不安定的小孩問：「你們可知道二千多年前你們在那裏嗎？」

那對小孩停下來，張著嘴巴望著老師父，不知所措，兩對眼睛骨碌望著老師父，久久才眨上一下。

「二千多年前，釋迦佛正說法，圍坐著數不盡的聲聞弟子及菩薩眾。」老師父續道：「一棵大樹下，五隻螞蟻魚貫而出，到處覓食。才找到食物，你爭我奪，各不相讓，沒留意巡划的巨大天人護法走過，差點被踐踏死。那一刻，五隻小螞蟻體會無常，發願修持布施波羅蜜，將食物互推對方，彼此多世一起轉生，親近三寶，互敬互愛：當年的五隻小螞蟻就是你們。」

「不要，不要。我不要和他一道，他那麼醜。」小女孩急道。

「我才不與你一道。」小男孩不服氣道。

「當年你們看到說法大會那麼殊勝，場面那麼偉大，不禁自慚形穢。」老師父續道：「很害怕作一隻螞蟻，更害怕輪迴轉世再作傍生。」

「我不要做螞蟻，我要做天將。」小男孩大聲道。

「對，對。」老師父望著小男孩道：「當時你也這般說，除了讚嘆說法大會外，你們更細心聆聽佛陀說法，希望能夠學到他的弟子般高大威嚴，或是天將護法般凜凜。當時佛陀正開示施論、戒論、生天之論。」

「老師父你當時在那裏？」

蠢動含靈

在燈明寺的後園中，老師父盤坐在一塊大石上，半垂眼睛，口中不停唸著「南無阿彌陀佛」，身旁數個小孩在頑耍，其中一個小孩看到地上有一隻蟑螂，正待把牠踏死。老師父大聲阻止道：「不要！動物是有靈性的，跟你跟我無二無別，痛時會叫嚷或求情！」

「怎會呢？」小孩不信道：「牠們又小又醜，且不會發聲，怎會跟我們一樣呢？」

「很多年前，在這燈明寺後園一間茅蓬中住著一位老居士，」老師父若有所思回憶道：「終日躲在屋內及附近的林院中，極少出外，也不見有人來探訪他。但每天黃昏總有一羣鳥飛到他門前吃他留下的食物。偶而忘記留下食物時，眾鳥必推選出一隻最巨的鳥到門前叫喚，老居士歉疚走出來，提著食物連番道歉。巨鳥仍拍著雙翼，像叉腰般吵嚷。偶而老居士離開寺院一兩天，不會見眾鳥於那一兩天來要食物，因此，我們皆深信他們能溝通。」

「曾有一班鄉人在老居士門外要殺一條蛇，被老居士阻止救回放生。」老師父想起另一件事道：「過了數天，蛇來到老居士門外扭動一回後離去，彷彿道謝般，但見

老居士口中喃喃自語，發出一些古怪的聲音。再過數天，那條蛇帶著一條小蛇到來探望。卻見老居士在門前燒香，拿出法器來為兩條蛇打皈依，還不時見老居士呢喃，因此，我們皆深信他們能溝通。」

「更有一次，老居士與空中兩隻飛翔的白鸛鳥對罵。」老師父轉向另一個小孩道：「我們猜測老居士罵他們吃肉不吃素；或是不肯皈依。後來見到鸛鳥飛過，總是將翅膀合在胸前大叫，彷彿合掌般。方丈和尚認為牠們在念佛，是老居士教曉的，不過，大眾都認為他們念得很難聽，竟有人掩耳。」

「老居士家的大門終日打開。」老師父微笑道：「不時有動物走進走出，或是傳出一些古怪的聲音，卻相安無事。老居士家附近的地下水邊，總有一些食物或飲品，讓路過的飛禽走獸享用。至於會拜佛的狗、唱佛曲的貓、念佛的鳥、打坐的鴨，更是老居士的平常住客或訪客。為或生或死的動物皈依，念佛，是老居士經常作的事務。這些都可證明動物是有靈性，與你我無分別的。至於老居士是大德能感應動物，還是有特殊技能與動物溝通，則無從稽考了。」

「那老居士在那裏呢？」一個小孩嚮往道：「我很想見到他，學一些動物語言，不再上學去。」

說法通告

燈明寺後園中，老師父盤坐在一塊大石上，圍著五塊小石，五個小孩在石上玩耍，其中一個小孩走到老師父旁，拿起身旁的破舊通告紙朗讀：「佛經講座：彌勒下生成佛經。地點：大嶼山燈明寺。日期：一九四八年四月初八……」

小孩伸伸舌頭道：「一九四八年我在那裏？當時是什麼世界，人們如何去聽經？」

「那時佛法沒那麼普遍，講經的地方不多。」老師父道：「去聽經的人必定很虔誠，因為『萬水千山』舟車勞頓一天到達大嶼山，聽經數天後，又舟車勞頓一整天回家，更要將手上工作放下多天，真不容易啊！我當時還是一個小孩子，像你們那麼大，跟著大人去大嶼山，順道攜帶一些物資如米、油、飲品等，並不覺得辛苦，只是覺得好玩，雖然那麼艱苦，但仍有百多人往聽經，鴉雀無聲，不像你們那麼調皮吵鬧。」

老師父稍停一會，續道：「事隔多年，我仍記得當時師父形容彌勒佛下生的世界，國土昇平，平坦如鏡，名花軟草遍覆其地，樹木花果茂盛，人的壽命極長。街巷掃灑清淨，更有明燈晃照，晝夜無異，便利不淨之物，地裂開受之，受已還合。人壽極長，人要死時，自然行至塚間而死。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諸根調伏，恭敬謙遜。時世界

園林地泉中，自然而有八大功德水，雜色蓮花遍覆其上，眾鳥妙音和集，果樹，香樹充滿。常有好香譬如香山，流水美好，味甘除患。國內眾寶無守護者，眾人見之心不貪著，且生厭心，因往昔為此寶共相殘害。……」

「啊！太好了。」小男孩道：「我要到那世界去。不要在這裡的樹木後大小便。」

「師父還說彌勒佛下生的世界很多人出家學道，」老師父望著遠處回憶道：「且遇到極多極多從前的父母兄弟姐妹法侶等。釋迦佛曾咐囑彌勒菩薩，要將未度之人交託給他。彌勒菩薩也答應了，只要於佛法中種諸善根；或曾皈依；或以讀誦分別決定修妬路、毘尼、阿毘曇藏；或以衣食施人、持戒、智慧；或以幡蓋華香供養於佛；或以布施、持齋、修習慈心；或為苦惱眾生令其得樂；或以持戒、忍辱、修清淨慈；或以施僧常食、齋講設會、供養飯食；或以持戒、多聞、修行禪定、無漏智慧；或以起塔供養舍利。以此等功德將至彌勒所熱熱鬧鬧，共聚一堂。所有從前生離死別，怨憎會，愛別離的親友將聚首一堂，共赴彌勒佛的華林園，聽三會說法。初會說法，九十六億人得阿羅漢；第二大會說法，九十四億人得阿羅漢；第三大會說法，九十二億人得阿羅漢。汝等小孩，修何種功德至彌勒佛所呢？」

「我要作九十六億人之一，早點去好。」小女孩道。

「那麼彌勒佛下生的世界，距現在多久呢？」老師父問。眾小孩默然。

「是五十六億年後。」老師父自答，只見各小孩伸出舌頭，不敢做聲。

「但五十六億年可以很快過去。」老師父續道：「如果你們在天界，壽命是很長的，可能只是數世的時間。如果在不同的淨土，只是當生時間裏的事。如果真的等不及，可往彌勒菩薩的兜率淨土，與他一起，待五十六億年後，與他一道下生。但千萬別墮下三惡道，因那裏的時間不只五十六億年，可長至千萬億年呢！」

「這張說法通告傳單極珍貴，請你們小心閱讀，交回給我，不要弄壞啊！」

護法諸天

燈明寺後園中，老師父盤坐在一塊大石上，數個小孩在旁玩耍。一隻狗兒走過，被一個小孩抓著尾巴，發出吠叫聲。老師父喝止小孩道：「這是護法之一，專門看護佛寺，不要小看牠，不但這燈明寺由牠守護，燈明寺的前身大慧寺也由牠守護呢！牠已見証及參予兩代佛寺的興替。牠父母終身守護大慧寺，得享長壽，據說牠的祖父母也是護法，看管佛寺呢，但年代久遠，我所知不多，可是牠父母的一生，我卻很清楚。雖如此說，牠父母如何到來，則無從稽考，聽大慧寺中人說，牠們都是化生到來的。從小在寺外巡遊，監察著外圍，極少進入寺內打擾寺中人，也極少讓人接近撫摸。寺外的蛇、野豬、老鼠、昆虫，甚至盜賊都會栽在牠們手裏。寺中俱是老弱婦孺，卻從不担心安危，就是半夜有急病或危難，牠們總能快速找到人來幫忙。寺中住眾雖時多時少，外圍這些護法數目竟能自動調節。有由父「爸爸」及母「汪汪」生育的；有無故從外來的；有外人到來托放的。要走的時候有被捉狗隊捕去的；有被捉去宰殺的；有被領養的；有被「爸爸」及「汪汪」趕走的；更有無故失蹤的。方丈說牠們皆已昇天。

每天早晚課牠們必伸直前腿，俯伏在大殿外，功課完畢後總在眾人出來前離去，不會阻礙驚嚇會眾。寺中出家人出外或回來，一定見到牠們迎來送往至大路前。」

「那牠們在那裏吃喝、睡覺呢？」一個小孩天真地問。

「牠們住在那裏！」老師父遙指寺前的小山丘道：「就在那棵小樹下，每天總有些鄉人或清潔工人將食物及水拿來餵飼，附近一個老居士暗地裏護持牠們，若沒有人送食或有人要傷害牠們，他定出來協助保護。甚至幫牠們做絕育手術，以免其他狗隻來騷擾，也免牠們為青春煩躁，或過度繁殖。因此，牠們一點不會侵損常住，或要常住為牠們操心。有一次大慧寺辦了一場三壇大戒後，牠們仿似菩薩般對老弱特別友善，向每個坐輪椅過路的人擺尾打招呼，若有人在附近那條河釣魚，必被牠們趕走。

有一次我見到一羣魚浮出水面，與牠們相對了五分鐘，仿似交談般，跟著在河面跳躍，濺起不少水花。牠們吃剩的食物必有其他飛禽走獸到來分享。老居士發覺牠們日漸消瘦，小心觀察，原來牠們未吃飽便把食物讓出來，於是趕緊增加食物份量。

這條狗是「爸爸」及「汪汪」生的，一直由父母撫養及訓練，繼承護寺任務。沒有好幾個人能接近牠們，一次黃昏太陽將佛寺及附近照得通紅，方丈和尚和老居士在河邊閒聊，不知何時「爸爸」到來，親切地挨傍著方丈，隔一會才低頭默默離去，遺

下強烈的體臭味在方丈衣服上。老居士黯然搖頭，果然沒幾天傳來牠的死訊，「爸爸」死在牠自己早已掘好的地洞裡，「汪汪」將泥土覆在牠身上，不驚動或勞煩任何人。「汪汪」不久病起來，大眾都知道牠不會好轉，沒擔心多久，牠也隨「爸爸」離去，這次沒有任何人知道牠怎樣離去，只見牠的女兒「女女」傷心了很長時間才能恢復。大眾如常過活，沒辦法為牠們做任何事，但我知道不少人暗地裏為牠們助念，暗地裏去安慰「女女」，不斷迴向給牠們。

「爸爸」及「汪汪」的離去，正好是大慧寺被清拆後不久，彷彿完成守寺任務後便要離去。觀其一生，只有簡單的生活，簡單的任務。方丈說：「以此守護功德，必生天上，得聞佛法。」

一個小孩對著「女女」喚「狗狗！狗狗！」「女女」只管到處嗅嗦，不理他。老師父以沙啞的聲音喚「小韋陀」，但見「女女」搖擺著尾巴，向老師父走去。另一個小孩道：「老師父，你真是護法的護法，就像當時的老居士。」

老師父眯著一線的眼睛笑道：「正是，正是。」

拆寺

燈明寺後園中，老師父盤坐在一塊大石上念佛。一個小孩氣沖沖跑來道：「師父師父！那面的寂光寺正在拆卸，很多工人剛到來。怎辦？可以阻止他們嗎？」

「唉！想不到寂光寺如此命運，經過二代就挨不下去。」老師父帶點哽咽道：「開山祖師如實法師當年千辛萬苦建寺，事事親力親為，固然是為了省錢，最大原因是沒有人願意發心承擔，或是有才能去建造。因此，從最初的規格研究，終日翻查書本，直至深宵，或往訪高僧大德查詢，皆由他孤獨奔波。到最要命的找地方、買地方、籌款、應酬這些弱項，他都要硬著頭皮去處理，被騙多次也不敢對人說，亦沒有對象訴說，忙碌中更無暇細說。畫圖，選料，運送材料主要都是他拿主意去作。當人們問他何以那麼棒，什麼都懂。他總推說不是他個人的才能，是佛菩薩在背後的力量。」

「那麼最困難的工作是那一項？」一個小孩好奇問。

「當然是籌錢！」老師父若有所思道：「有一位功德主信誓旦旦答應拿錢出來，可是到付賬時卻失蹤了；另一位施主竟將答應了的大部分捐獻拿來買房子給姨太太；有施主硬要將名字留在石碑上才肯捐獻，卻被如實法師一口拒絕，說不留名字才能為

施主作大功德，但人們總聽不進去，不肯拿錢出來。如是拖拖拉拉了多年，師父仍然堅持默默如法運作。」

「最叫人非議的是如實法師跟附近的鄉人打架。」老師父帶點雀躍道：「鄉人欺負師父單獨，不懂事，也誤解佛教凡事慈悲退讓，因此偷建築材料，巧立名目索錢，威迫利誘，什麼手段都用上。沒想到師父凡事堅持原則，不肯退讓，且極有耐性，堅持到底。最後，鄉人只有放棄欺壓，由他去將寺建造。」

「那麼，如實法師是否那麼堅強，從來沒有想過放棄呢？」另一個小孩懷疑地問。「據說師父有多次差點放棄不幹，強忍著不肯透露半點風聲。」老師父帶點悲哀續道：「但看到那些千年古剎，高僧行誼，無不是從困境中走過來時，便提起勇氣繼續他的工作，最後，任何困境打擊對他來說平常得很，起不了作用。寂光寺最後屹立在這裏，雖然裏面很多缺點、不足的地方，但從外不易察覺。」

如實法師要建一所佛寺，萬古千秋，像前賢般世世代代加護無量眾生，立基千秋大業，他願捨身為道，功德很大。但拆卸佛寺圖私利，有違古聖發心，更阻無量眾生為道、發心、脫苦的機會，罪過之大……」老師父哽咽得無法發聲，一滴淚珠從眼中流下。

佛寺

燈明寺後園中，老師父盤坐在一塊大石上念佛。數個小孩從遠處氣沖沖跑來道：「老師父！那面的佛寺今天開光，很熱鬧，佛寺很漂亮，佛像很大很莊嚴。為什麼我們的佛寺那麼殘舊，佛像那麼小。何時將它們重新弄漂亮點呢？」

「唉！這寺院的方丈很頑固。」老師父感慨道：「雖然時代已改變了，但他仍堅持數代的遺訓，慳儉；不儲財，有錢馬上要用掉，那樣才能發揮最大功效；要命的是從不向人開口募捐，更不會透露缺錢，有來求財者也盡量布施，因而常給人誤會很富有的印象，那來錢將佛寺弄得富麗堂皇？」

「人家佛寺漂亮，遊客多，熱熱鬧鬧，比這裏冷清清好玩多了。我們什麼時候重修呢？」一個小女孩不服氣問。

「我也說不上來。」老師父答：「多年來，每次正要重修寺院總有事情發生，第一次剛有一羣孩子失學，方丈便在寺旁建了一所學校，讓他們上學去。另一次發生地震，寺院不但充當臨時醫院，宿舍，還負責災民的食用，救濟等。最近一次發生流行病，寺院即時贈醫施藥，重修寺院再度泡湯。我稱贊方丈有菩提心，他卻認為以上都

是佛寺的傳統工作，他是一個保守的出家人，不能不作。

每次方丈安慰我道：殘舊的佛寺有一種親切感，使人容易親近。更重要的是舊寺必有道心，有利修行。雖然我不大同意他的講法，但我也是一個傳統的出家人，必定跟著他的傳統去走。」

「我不管你們老人家怎麼想，」小孩嚷著道：「我要漂亮的佛寺，莊嚴的佛像！」

山丘

離燈明寺不遠處的一個山丘上，數個小孩在涼亭裏追逐頑耍，時而跑出亭外，滾下那不太陡的丘土中，再笑著爬回亭裏去，最後跑到燈明寺後園中，繞著大石上閉目念佛的老師父繼續追逐。

「老師父，你也來玩吧！這個山丘跌倒也不會受傷的，很好玩，我們最愛在那裏玩。」一個小孩對著老師父嚷道。

「就像一個巨人擁著寵愛在懷裏般，對嗎？」老師父微睜眼道：「你們可知道這小山丘很有靈性？它從來默默無言，很寧靜，卻給人舒適，安祥的感覺，仿似置身其中便可合上眼睛，不需擔心危險，也不會有人煩擾。那裏常溫暖如春，冬天不會太冷，夏天也不會叫人流太多汗。從丘頂望出去，可看到不少梵剎及民居，一種慈愍心油然而生起，要衛護他們，乃至十方眾生。除了樹木大地外，還有一條清澈的河流，蜿蜒其中，仿似將聖凡，淨穢繫在一起。」

每天早上，可見到出家人在丘頂背負雙手踱步，在那裏抒緩，汲取靈感，或是讀書、沉思、背經、極目視眾生。當需獨處時，沒有其他人到來，獨處天地間；當需要

與其他交流時，總會遇上要見的人。因此，山丘時而寂靜，時而熱鬧。

午後，你會見到一些居士到來，各自活動，有如早上出家人般閒逸，蹣跚；有在外受委屈、欺負，乾脆到來痛哭一場的；有到來躲到涼亭中，老半天不願出來的，但奇怪得很，當需獨處時，一定沒有其他人來干擾；要見人時，總會在那裏遇到想見的人。同樣，午後山丘時而寂靜，時而熱鬧。」

「我喜歡熱鬧，我要人多，愈多愈好，但我不要他出現。」一個小女孩指著身旁的小男孩道。

「每天黃昏，方丈和尚必定到山丘上的涼亭出食並念經，從來沒有人在那時間到山丘去，但每個人都說那個時間山丘最熱鬧。」老師父不理會身旁的小孩，自言自語續道：「有一次方丈和尚因病沒到山丘去，當天晚上風雨交加，鬼哭神號，附近沒有一個人睡得安寧，第二天跑到方丈室抗議。方丈和尚便派我到涼亭代他出食念經，一切才回復正常。從此方丈和尚不再無故停止到來，若有要事辦，便找我替代。」

「你不害怕嗎？老師父！」一個小孩問。

「怕什麼？」老師父得意道：「我不是說過這山丘很有靈性，衛護十方嗎？來這裏的人從不會衝突，起爭執。沒有人會受到傷害，但沒有福氣的人是來不到的。」

「你們見到山丘上那兩棵小樹嗎？」老師父遙指山丘，若有所思道：「那兩棵樹是我埋一狗一貓老死的地方，整個山丘光禿禿的就只有這兩棵小樹。我知道這山丘不但庇佑活人，就是一些非人，往生者也同樣受到加護。但如何加護？象徵什麼？源流如何？就無從稽考了。」

墓穴

老師父坐在一塊大石上閉目念佛，手中數著念珠。一羣小孩從遠處跑來，吵吵嚷嚷。其中一個小女孩道：「老師父！我們在那裏看到一個孤單的墓穴——金洲大師，他是誰啊？」

老師父猝然停止手中的數珠，睜開雙眼，淚水湧現，雙手合掌，虔誠祈禱：「我所有的善行都是因為金洲大師的慈悲。即使是最微小的功德，也是因為金洲大師的加持所致。」

老師父與小孩們默然一會，續道：「金洲大師幼承庭訓，修習菩提心，代代相傳，自幼薰習，日夜誦念菩提心戒。凡事為他人設想，不為己想，不只對人好，口中經常提及菩提心，身體力行，收養孤兒，供書教學。我也是孤兒之一，受撫養長大，甚至出國留學，出人頭地。我繼承法脈，收養孤兒，自以為了不起。卻被金洲大師痛罵，那只是悲心，非菩提心。菩提心是無我，純粹的大悲心，純粹為眾生而忘我，沒有一點我的影子，沒有功德，沒有受惠的人。我當時年輕狂莽，自以為是，自以為足，聽不進金洲大師的話。」

老師父哽咽不能成聲，淚流滿面。一個小男孩問：「老師父，我從未見你如此傷心，難道你作了一些大逆不道的事，比我們還壞，能告訴我們嗎？」

「金洲大師往生後，我才慢慢覺悟，開始領受他的法教，在不斷的行持中，他的甘露法雨如醍醐灌頂，使我不斷提昇突破。」老師父穩定後，續道：「從此我不向外求，也不到處闖，安心留在此處，日夜誦念菩提心戒，專心修行，撫養孤兒，培養人才，及一切利他事業。我很後悔，為何金洲大師親教不去領受，卻要在他往生後從記憶中修持，錯過多少機會？走過多少冤枉路，錯失多少依皈？要如何才能有金洲大師的成就，眾多的繼承者，正是我每天深思的命題！

『菩提心』，此法綿延不斷，代代相傳，直到現在，我派已有數百年歷史。最艱巨之處在尋找繼承人！你們願意繼承嗎？」

携粥女孩

老師父坐在大石上默默數珠念佛，一羣小孩在附近吵鬧，叫老師父無法安心念佛。最後老師父睜開線狀的眼睛道：「你們太吵了，能安靜下來嗎？從前這裏有一個小女孩，跟你們差不多年紀，名字叫文靜，人如其名，不愛說話，有些人以為她是一個啞吧呢！拖著孖辮，腰纏圍巾，常常攜著一桶粥，在這寺院裏或附近常行布施，她的願望是不希望有人挨餓，也不希望人吃得肚滿腸肥。老人家特別喜歡吃她燒的粥，因牙齒不好。她極少遠離寺院，故這一帶的人從來不愁吃，皆稱她『携粥女孩』。

她是一個孤女，剛學會走路便到處走，最愛觀看別的小孩玩耍，但卻從來不參予，我看得出她知道自己的身世，極渴望親情，卻不愛與其他人親近。她的眼神很奇怪，總是向老遠望去，彷彿望鄉，或是期待一些東西出現。每次見到她佇足，默然遙望，我心裏就很難過，從來無法解讀她的心。」

「為何沒有聽說過這人？她做過些什麼呢？」一個小孩好奇地問。

「這位携粥女孩負責每個到來參加法會的人的飲食及住宿。十五、六歲年紀，已能領導一羣小孩燒飯，打理住宿，照顧這裏的出家人及掛單人士，不像你們一無是

處。」老師父回憶道：「當時我也是一個小孩，雖比她年長，卻常跟隨她左右，像她般默默工作。每次法會她總讓來的人先吃，我們一羣義工才吃餘下的食物；住宿也是先安排掛單者，才讓義工安單。也曾試過一羣小孩鑽進一張床，甚至往隔壁寺院借宿的經驗，但在她領導下，沒有人不高興，並且覺得有趣好玩。從沒有人抱怨，一切順利進行，彷彿本該如此，但後面的努力沒有人知道，亦沒人過問！

後來，除了寺務，她更發心每天大清早在寺前大路上擺了一個小攤，燒早點免費招待晨運及路人，卻只有一個要求，要他們用膳前簡要禮佛及念佛，期望令他們有美好的一天。但見她掛著一桶粥在腰際，穿梭人羣中，為他們不斷添食，仿似鳳陽花鼓中的携鼓女郎。」

「那她往那裏去？為什麼沒在寺裏聽過這個人？」一個小孩追問。

「然後她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沒有人知道她發生什麼事，很快人們也淡忘了，偶爾有人仍懷念免費粥。」老師父無限懷念，自語道：「關於她的去向，有四個傳說：一·她出家去了。二·她的家人回來把她接走，從此過著幸福的家庭生活。三·她嫁人去了，不再踏足佛門。四·她到處流浪，在不同的道場中幫忙，繼承傳統。

我心裏很矛盾，不希望她嫁人，淪落紅塵；卻又担心不安，希望她嫁得一個如意

郎君，有人照顧。為了她的失蹤，我度過了很多失落的日子。當然啦，我們是最好的朋友，亦是最佳的工作拍檔……」

老師父欲語還休，突然一個小女孩問：「老師父，她是否你的戀人？」

冷面

老師父坐在一塊大石上，垂目數珠念佛。一群小孩圍在附近玩耍。一個瘦削的僧人走過，冷冷的面容，愁眉深鎖，只管筆直往前走，對老師父及小孩不但沒有打招呼，連眼尾也沒看上一眼，仿似別人不存在般。

一個小孩氣憤道：「我最不愛見到這個師父。他從不和人交談，就是別人先向他打招呼也不睬。迎面走過卻裝作見不到。不睬就不睬，有什麼了不起！」

「我從沒見他笑過，終日黑口黑面，見到他就倒楣。」另一個小孩附和道：「我最怕早上見到他，倒楣一整天；晚上見到他更糟，無聲無息，冷口冷面，活像見到疆屍般，真被他嚇死。」

「這人很絕情，從不參予任何宴會。」一個小女孩抱怨道：「不要說喜宴，就是葬禮、道別會、探病、招待等，他都一概缺席。只有在暗角，不顯眼的地方，才有機會見到他。」

「唉！你們很不瞭解他。」老師父歎氣道：「別看他冷口冷面，這人情感極豐富，比女性還厲害。他年青時，為人極熱心，每個場合都見到他，投入幫忙，從不計較。」

但他有一個缺點，就是過度投入。如果有人生病，他必每天往探訪安慰，但當從病房出來後，總傷心飲泣，如參加喪禮般，必定哭得死去活來；如有人遠遊，只見他拉著別人的手，依依不捨，不肯放行。就是參加喜宴，眾人歡天喜地時，他也會無故傷心流淚，說什麼想到筵散時，不知何日再相敘。

前方丈和尚臨終時，萬緣放下，獨對冷面依依不捨，二人終日淚流滿面，扭曲的面容充滿皺紋，冷面要多次走離房間穩定情緒，最後方丈和尚道：『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你，但世間無常，放不下也得放下，我走後你要謹記，不要再傷害自己，不要接觸任何世間事物，不要產生感情。如果真的放不下便繫念三寶，師父快要離去，我已無能為力，只有將你付託三寶，希望三寶垂注，永遠加持，永離愛樂。』

冷面極聽話，從此修出離心，不再接觸世間事，也不與人交往，但他本不是絕情的人。那麼多年，他仍維持每天拜祭前方丈的習慣。至於他的出離心有多重，感情是否豐富，就無從稽考了。」

行願

當老師父閉目數珠念佛，身旁數個小孩玩耍時，一位比丘尼在附近輕輕走過。一個小孩頑皮地對著比丘尼嚷：「行願師父，阿彌陀佛。」

但見行願雙手悠悠合十，面對小孩，輕聲回答阿彌陀佛。再轉對坐在大石上的老師父，必恭必敬地深深鞠躬，踏著規矩行儀，優雅離去。

一個小孩好奇地問老師父：「這行願師父在隣寺，什麼工作都不用作，我見她無時無刻不在拜佛，祈願，迴向。寺內大殿、小殿、當天、遠山，都有她跪拜的踪跡，更不時見到她在跪拜時飲泣，何以隣寺方丈對她如此優待？」

「行願師父自小十分柔弱，怯懦，很少踏出寺門，她覺得外面的世界很醜惡，太危險，就是出外辦事後，也會匆匆回來，對外面的聲色犬馬，是非應酬，一概逃避。回來後，急不及待到各處跪拜，只有面對三寶才歡喜，放心。因此方丈極少分配工作給她。」老師父津津樂道：「她經常跪拜時飲泣，悲愍外面苦難的眾生，亦深責自己不夠堅強，不敢行菩薩道。當聽到有人談及捨己為人的事跡。她總側耳傾聽，且百聽不厭，卻難過不堪。」

「啊！她真可憐，一事無成。」一個小女孩輕聲道。

「對！多年前曾有人這樣責備她，使她耿耿於懷，也曾想過自盡了事。」老師父望著遠處消失的行願道：「幸而方丈向她作了一次深度開示，改變了她整个人生。從此每天她必恒持懺悔、禮讚、三皈、念誦、發願、迴向。大至社會、世界的災難；小至個人往生、疾病，認識不認識，她必誦經迴向，盡心盡力。除迴向當事者外，更為受該種災難的眾生迴向，再迴向法界一切有情。她戲稱那是她自創的三迴向。如果沒有特定事故，她必頌普賢行願品，全面利益法界。」

但她心底最大願望是行菩薩道，實實在在的走到眾生中，為牛為馬，不惜犧牲。因此，時時刻刻祈請三寶賜予勇氣及力量，走進眾生中。

一天，方丈對她說：你的跪拜，發願已產生效用，無數眾生皆受到利益。

至於如何受到利益，利益有多大？就無從稽考了。」

小鎮故事

一天，一個小孩從外面回來，與正在玩耍的小孩們會合，對著數珠念佛的老師父道：「這個龍華鎮愈來愈興旺了，到處都是人，熙熙攘攘，剛才我還看到吵架呢！我還喜歡從前，清靜淡泊。」

「不要看這一帶熱熱鬧鬧，從前這裏可荒蕪呢！開山祖師在這裏創寺之初，附近沒有其他梵剎，民居也沒有。從前這燈明寺只是一處簡陋的茅廬，人跡罕至。後來都是一些有求而來的人：如失意、患病、失業、無家可歸、避難、逃亡等。漸漸人多起來，附近開始有人建屋安居，店鋪、梵剎等相繼愈建愈多。漸漸，活動也多起來，活動多，人也多，人多，屋也跟著多，屋多，其他設施也多，梵剎不但多，且不斷擴建。出家人也多起來。人人存好心，做好事，互相關懷照應，成就一處獨立的社區，且不斷發展。」

聽說很多人計劃搬進來，一般來說都是年紀較大的，原來他們喜歡住在佛寺附近，每天可聽到暮鼓晨鐘，隱約的梵唄，卻不願住進其中受規限。每天可見到出家人，卻不願太親近，老是聽佛法，刻苦清修。年老能受到其他佛教徒照顧；病了可受到出

家人安慰；死後更有四眾助念。生養死葬的觀念，對他們來說是根深蒂故。因此，住進龍華鎮有如回到故鄉，更有誇說這鎮是人間淨土，是他們的歸宿。」

「我還是喜歡從前的清淨。」一個小女孩道：「那些老人家不但要我們幫忙做這做那，更囉囉唆唆，使我吃不消。」

「我明白你們的心情，」老師父莞爾道：「可是熱鬧有熱鬧的好處啊！俗語說人多好辦事，不但辦事需要很多人手，就是日常生活的照應也有其必要，你們玩耍不是多些人較好嗎？在寺院的立場，能夠多些排難解紛，服務大眾，說法度生，實是榮幸之至，可是不利出家人清修。有見及此，方丈正在後山擴建一處清幽的蘭若及關房，將修行人與外界隔絕。你們要是不喜歡外面的世界，可躲進後山中，但必須聽話，依我們的指示去修行，能做到嗎？」

「至於是佛寺令這個小鎮產生，還是小鎮產生了佛寺，就無從稽考了。」

神婆

正當大石上老師父與數個小孩念佛時，一個大年紀的女人提著漲漲的香袋匆忙走過，後面跟著一個小孩，也攜著一大袋東西。

一個小孩好奇地問老師父：「這女人是誰？她袋裏裝的是什麼東西？」

「她的袋子叫醫箱，裏面東西可多呢！」老師父興緻道：「裏面有念佛機、金光明沙、佛經、佛卡、法本、念珠、法器等等，更有一些古怪東西，都是用來幫助人的。這附近一帶的人，如有病、過世、不和、求福、求財、求子、求聰明、求美貌等都會找她幫忙。或是家裏的寵物，甚至街外的流浪飛禽走獸，任何危難必找上她。她總不會拒絕，任何時候，甚至深夜皆樂於為人排難解紛。但見她戰戰兢兢，不分老少尊卑，平等對待，盡力幫忙。時而見她為人念經念佛、灑淨家居、安慰、度亡，時而見她在家里忙於預備物資。每次助人必有適當的佛法寶物贈人，總有一番說話叫人歡喜或安慰。聽說附近的鬼神有困難也會找她幫忙，皆滿意她作出的服務，因此人人都稱她『神婆』，久而久之，她真正的名字已無人記起。」

「跟著她的小孩是誰？那裏來的呢？」另一個小孩好奇地問。

「跟她學習的小孩可多呢！有附近居住的人家孩兒、有孤兒，有從別地來的，身家不清白的，身世不清楚的。」老師父津津樂道：「有時很多，有時很少。有在她家裏寄居，求吃求喝，討便宜等。或是學會她的技藝後，從此失蹤，在別地開山立萬。但在外吃不開或遭挫折定再找上她。再離去總是不聲不響，聽說她從不鼓勵人向她交待，要來就來，要去就去。更會為那些從不回頭的人高興，知道他們一定有一番好天地。」

「她幫助別人要收費嗎？一定很高吧？」一個小孩問。

「她從不向人收費，只放一個捐款箱任人隨意捐助。每當有人給她錢時，她定婉拒，說別人比她更窮、更慘。」老師父不解道：「每天總有人向她借錢、借米借油，或是找她代收養動物，暫託小孩，暫託照顧生病的小動物。卻不會見有人還給她，或取回暫託的東西。可她從不担心生活，從不愁衣食。聽說她有護法暗中幫助。」

「她不担心年老無依嗎？看她年紀不輕，難道不為將來打算嗎？」一個小孩憐憫地問。

「她年紀其實不太大啊！是一個中年婦人。」老師父續道：「可當她工作時就像變了另一個人，老氣橫秋，臉龐發暗，嚴肅木納，口中喃喃，帶點恐怖呢！但當她出

席法會時，卻容光煥發，就像……就像觀音菩薩。」

「啊！太好了。觀音菩薩，人見人讚。」一個小女孩讚嘆道。

「可不是啊！我聽到有人批評，她講的不是純正佛法。她神婆般的手法不好，導人迷信。」老師父感慨道：「我認為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佛法世法，能幫到人的便是好方法。」

廣廈千萬間

當老師父坐在大石上唸佛時，數個小孩氣沖沖走來道：「這所佛寺又要擴建了，沙塵滾滾，真不好受，一年前擴建已忍受不少，沒想到一年後又要吃這些苦。」

「沒想到這條『失意村』竟那麼受歡迎。」老師父莞爾道：「真佩服方丈和尚的慈悲，他看到很多人無家可歸，流浪飄泊，便發願在佛寺前擴建，做很多房子。『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沒想到來的俱不是寒士。第一個住進來的是個老婦，她厭倦了外面險詐的世界，一生吃盡不少苦頭，年老立意住進佛寺，天天禮佛念經，安享晚年。第二個住進來的是一個流浪漢，他本是一個孤兒，前半生流離失所，苦沒一技之長，不能在社會立足，不擅社交應酬，常常被人欺負排擠。第三個住進來的是一個少女，她被貪錢的母親迫婚，要下嫁一個滿身銅臭的知天命翁，幸好在大婚當日逃離魔掌。第四個住進來的是一個失婚婦人，沒有一點人世經驗，到來時身無分文，衣服也不多呢！第五個住進來的是一個老翁，他兒孫滿堂。卻如人球般在兒孫間被驅趕，皆因他只許兒孫吃虧，不許欺負他人。第六個住進來的是一個棄嬰，不懂抱怨，不懂選擇，聽天由命。尚有很多不同種種原因住進來的人，有些很快離去，

有些在此終其一生，有些鬱鬱而終，有些乾脆出家，普度眾生，有些要落葉歸根，死在三寶麾下。」

「佛寺不是很拘謹嚴肅？這些人能安得住嗎？」一個小女孩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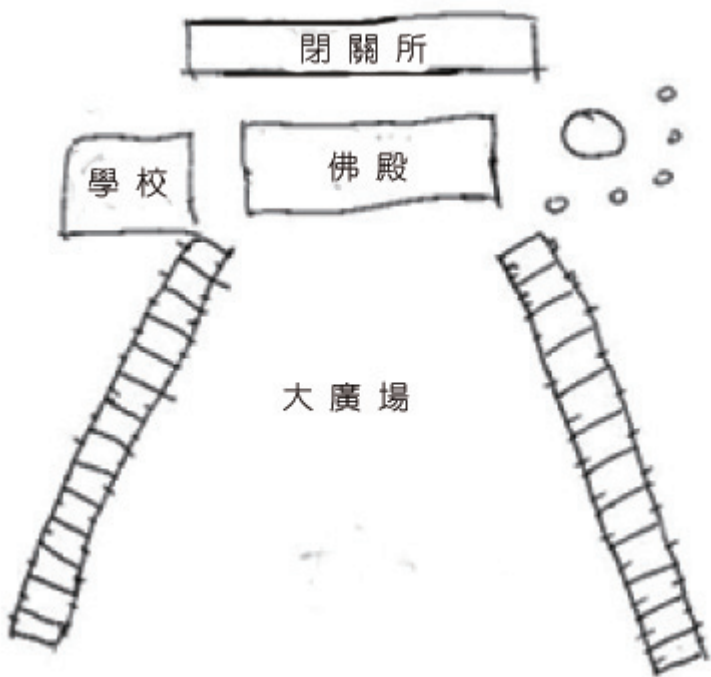
「這些房子有前後門，前門通向佛殿前的大廣場，可隨時禮佛，後門通向外面，各人自由自在，可隨時拜佛誦經，或靜靜離開佛寺，毋須讓任何人知道。早晚課，佛事可隨意參加或不參加，大眾毋須交談應酬賈賬。但方丈和尚嚴格規定各佛菩薩的誕期各人俱要出席半天的佛事，因此佛菩薩的聖誕整所佛寺必定熱鬧非常。方丈和尚要每一個人與諸佛菩薩結下深厚因緣，固有此舉。」

我看佛寺將不敷應用，擴建到寺外去，方丈和尚有意多建佛寺，連接這些房子。他最敬佩的人是大詩人——杜甫，每當念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時，總見他兩眼發紅泛光，悲嘆杜甫小兒的餓斃，數說著受苦的眾生。」

「這些佛寺能早點興建就好了，不要叫眾生再受苦啊！」一位小女孩哽咽道。

「這些房子開始也沒有人願意住進去，也不知道是什麼障礙。」老師父感慨道：「慢慢大家才能體會方丈和尚的無限慈悲。」

唉！安得廣廈千萬間。」



情場浪子

正當老師父坐在大石上與數小孩念佛時，一位中年出家人微佝著身走過，一不小心，將手上的念珠掉到地上。一位大女孩從地上拾起念珠正要交回中年出家人手上，但見該出家人如觸電般後退兩步，戰慄地望著佛珠，不敢接過。老師父趕忙對他道：

「華天師父，請先回寮房，我待會歸還給你。」

華天師父瞟望老師父，再斜看大女孩，猶疑一會，匆匆離去。大女孩疑惑問：「他是否嚴守戒律，不敢碰觸異性，甚至不能對望？」

老師父望向遠處搖搖頭道：「這華天未出家前本是登徒浪子，終日與一羣豬朋狗友吃喝玩樂，遊手好閒。卻特別喜歡玩愛情遊戲，到處留情，傷盡不少女人心。愈高傲，難得手的女人他愈有興趣去征服。常與那些豬朋狗友各自誇耀技倆，打賭要多久才攬上手，各人自誇是情場高手，甚至是殺手。」

「是啊！他雙眼有一種攝人的力量。」大女孩側著頭，回想道：「剛才仔細看他時，隱約透著俊朗……」

「他已故意不修篇幅，醜化自己。」老師父打斷道：「這羣浪子，當年最初在外

形上細下功夫，個個俊俏非凡，容光煥發，已迷倒不少女人。繼而在形態神情上挑逗，如胸口故意少扣一顆衣鈕，一蘋一笑，舉手投足，低頭凝視，默默含情，穩重關懷。後來更學唱情歌，作詩吟詞，繪人體畫，跳新潮及古典舞。說什麼從這些藝術手法去發掘、擴大對方的優點，必令對方稱臣。最後，他已修煉到無執無愛，無求，不受傷害的爐火純青境界，不再有在情場上偶有失手的紀錄，連那羣豬朋狗友也甘拜下風。」

「那他為何退出江湖，出家當了和尚？」大女孩按捺不住好奇心問。

「華天自命不凡，閱女無數，見微知著。獨沒留意一向視如女兒的鄰居少女，常相廝磨，竟少女懷春。」

當天黃昏時分，紅霞滿天，華天與少女遙望落日，被那寧靜燦爛的景緻迷醉了。華天看見少女臉上的眼鏡鬆垂，於是雙手將它扶正。但見少女低頭垂望，微笑腴腆，含情脈脈，臉兒紅彩紛飛。華天悚然而驚，恍似晴天霹靂，從此一厥不振，在江湖中消失。

聽說少女受盡單思之苦，往後的日子非常難過，後來更不知所蹤。有傳說她草草嫁人；有傳說她被家人放逐；有傳說她病了，一命嗚呼；有傳說她大徹大悟，出家去了。而華天失蹤一段日子後，跑來這裏出家，專研戒律，苦行，甚少與人接觸。」

「老師父，何以你那麼清楚？」大女孩側頭望著老師父問：「你是否當年情場中的一分子？」

「更有傳說該少女是觀音化身，來度世人。」老師父顧左右而言他：「這些事後堆砌傳說，孰假孰真，就無從稽考了。」

落髮的女孩

燈明寺內，大雄寶殿中，一位大女孩跪對佛像。老師父拿著剪刀站在身旁，一羣小孩，男女居士及數位出家人圍在外沿。但見大女孩合掌，垂目，默念。良久，老師父開腔道：「你已長大了，該有自己的路。過去已死，不須回頭。前面路有多長，多崎嶇，不打緊，不要為自己打算，要懸念眾生，眾生在苦海中浮沈，無時無刻不在等待救贖。別忘你許下的諾言，別忘你發的大願，別忘你夙世的發心。」

女孩仍舊合掌，垂目，默念，紋風不動。

老師父踏前一步，續道：「以後不再拌嘴，能嗎？」「能！」老師父為女孩剪一束髮。

「不再多言，能嗎？」「能！」老師父為女孩剪一束髮。

「不再左顧右盼，能嗎？」「能！」老師父為女孩剪一束髮。

「不再蹦蹦跳，能嗎？」「能！」老師父為女孩剪一束髮。

「不再大快朵頤，能嗎？」「能！」老師父為女孩剪一束髮。

「不再思念親情，能嗎？」「能！」老師父為女孩剪一束髮。

「不再懷愛思異，能嗎？」「能！」老師父為女孩剪一束髮。

「收攝六根，錦衣。收攝生活，收攝行儀，能嗎？」「能！」老師父為女孩剪一束髮。

束髮。

「好！現在是喜？是悲？」「悲欣交集！」

圍繞的人叢中，一位小女孩忍不住小聲哭道：「以後沒有人陪我玩了！」

老師父停止落髮，嚴肅道：「從此將身心奉獻三寶，將身心奉獻眾生，將此身心奉塵刹。強忍煩惱乍起，強忍六塵引誘。」

女孩叩首，跪拜，含笑。最後，流出一滴眼淚。

「最後，我再問你，為何割愛辭親？為何放棄一切？」老師父如釋重負問。

「我一切本無，赤裸裸的來，將來赤裸裸的去。我不屬於任何人，只歸屬三寶。

冥冥中我憶起夙世發願。冥冥中，我受到指示，要走我的路。」

「好！此後我會保送你往比丘尼處修學。」老師父垂下雙手，軟弱道：「以後我不再是你的師父，所有如法出家人才是你師父。將來你更會是我的師父。」

別忘初心，別忘許下的大願，去除自我，普度眾生，映現觀音化身。才不枉我們過去的共處，才不枉我看著你長大，成長。」

老師父別過臉，仰對佛像，伸手在臉上揩抹。

常皈依菩薩

老師父與眾小孩正閒坐念佛時，見一衣衫襤褸比丘走過。老師父慌忙喚小孩攙扶比丘坐下，並囑咐其中一小孩找藥油替比丘搽擦。無限關懷對比丘道：「常皈依菩薩，你到處勸人皈依是好的，但也要照顧好自己，別讓人襲擊。你看衣服被人扯破，周身傷痕累累，何苦由來！他們不肯皈依就算了吧，何須勉強。」

「老師父，你有所不知，我欠眾生實在太多！年輕時糊塗，不知傷害多少眾生。枉為男子漢大丈夫。只知吃喝玩樂，對社會一點貢獻也沒有。」常皈依懊惱道：「踏入老年，發覺自己一些技能也沒有，無法利益眾生。出家了，對佛法所知不多，無法好好開示眾生，教我如何不焦慮。我師父臨終時對我也放不下，只教我一個法門，就是勸人皈依，並賜我法名：常皈依。雖然我師父學識淵博，度人無數，但他總謙稱自己什麼都不懂，只懂講皈依，終其一生，什麼都沒有講過，只講皈依一種法教。」

他有感於眾生受苦無量，猶如漂浮於茫茫大海中，孤獨待援。遂發心拯救一切眾生出苦海。認為皈依是唯一及最佳的救贖方法。他常勸我們不要小看皈依，它的道理既深且廣，行持尤為困難。舉例說，當我們順境快樂時，總把皈依拋諸腦後，對皈依

的加持總是忘恩負義；不順境災難時，卻亂石投醫，對身邊寶皈依忘得一乾二淨。

師父已離去多年，可是我與他愈來愈靠近，對他的法教愈來愈領略。這都拜我依從教導，勸人皈依所賜，只有誠意勸人皈依才能體悟個中三昧。因此，我不會被拒絕而不高興，也不會被罵詈或杖木瓦石打擲為苦，更不會生瞋恚。

我帶罪之身，無有好法能幫助人，只有勸人皈依，皈依後，自有二寶作妥善安排，我毋須担心，亦可放下心中大石，放下拯救眾生的重責。

師父曾說過：皈依自可成佛。因此，皈依是我終生的功課。不，皈依是我生生世世的功課。我一定追隨師父的步伐，學習他的風範。不，師父的風範，我恐怕學不到，千分不及一，乃至萬分不及一。」

正當此時，有兩個村民從遠處走來，當見到常皈依時，急忙掉頭要離去，常皈依伸開雙手攔止，村民不待他開口阻止道：「你不用說什麼皈依了，你已講過不下百次，我們快可背出來啊！」

「不！不！我要為你們說以下的偈頌，這是你們從未聽過的：諸佛正法眾中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施等善，為利有情願成佛。」

馬明

一位踏入老年的師父從燈明寺後走過，瘦削的身軀抬著米糧掙扎著。老師父停止念佛，正要呼喚小孩一起去幫忙，卻被拒絕。大女孩不滿道：「我們一番好意，何以如此不近人情！」

「出家人本應如此，不適宜與人太多交往，太多綺語。自己的事，儘量自己處理。別人的好意放在心底感激，我們發心幫忙他人，毋須著意別人如何反應。別人接受，我們儘力去做；別人不接受，我們該尊重。」老師父望著蹣跚遠去的出家人續道：

「這位馬明師父，你們不要看他其貌不揚，他的唱腔非常好。他的寺院雖在深山，當年極度興旺，遠近的人都來參加法會，為的是要聽他的唱腔，有說聽到他的唱頌，煩惱已消除掉；有說聽到他的唱頌，即時進入三昧；更有說鬼神要他們一起來聽唱頌。因此，全盛期常有僧俗四眾數百人，卻不許吵鬧，說長道短，當時人人發心到來遵從規約。井然有序，甚至吸引國外的人遠道而來，為的是聽那唱腔及感受那道風。」

可是好景不常，時移勢易，四眾星散，無復昔日景象。我知道馬明師父下了很多功夫，卻未能力挽狂瀾。可憐偌大的道場只剩下他一個人，但每天的早晚課，節日的

上供等，他定準時出席，風雨不改。」

「老師父！你常說凡事必有因果。何以如此興盛的道場落得如斯下場？」一個小孩問。

「當年佛教未興盛時，寺廟寥寥可數。馬明師父的寺廟雖然艱苦，但仍吸引很多人。沒想到佛教興盛後，寺廟林立，愈起愈大，愈大愈豪華，信眾都跑到乾淨舒適有規模的寺廟去。連原來寺廟內的人也默默離去，不是另起山頭寺廟，就是跑進大寺廟裏，領一份地位高的安逸職事。馬明師父見証盛衰，佛教衰落時，他堅持安守本份，努力不懈，為聖教撐持。可是佛教興盛時，卻未能分享成果，且日見艱難，真始料不及。」

「他這樣苦撐有用嗎？何不跟其他人一般跑掉？」大女孩不解問。

「我相信馬明師父也有想過放棄的一刻。」老師父附和道：「但支持他孤獨守在深山裏有以下數點：1 附近村民年老體衰，按時聽到撞鐘聲及悅耳的唱頌。既舒泰安逸，且親切不捨。2 曾有過客路過，聽到唱頌而皈信。3 傳說有很多非人每天到來聽念經，欲罷不能。4 個人修持的功課及考驗。」

馬明師父安貧樂道，任勞任怨，從不為孤獨一人而苦惱，且甘於為牛為馬去成就

他人。最近數年，他更鼓勵信眾往其他道場去。暗地裏為其他道場做了很多工作，皆不為人知，雖然信眾留不住，但他曾多次高興表示：樂得清淨。」

拜佛

一尊巨大佛像剛剛運到燈明寺後園中，待偏殿整理好後，才正式安放。老師父趁此機會領著多個小孩虔誠跪拜。但見老師父專心一意，面對佛像，不斷緩緩下拜，晨風吹著飄逸的僧袍，和熙的朝陽，光照著蒼桑的白髮及長鬚子，彷彿進入另一種忘我境界。

可是後面的小孩已顯得不耐煩。其中一個小孩匆忙拜下，趕快站起，往往別人伏拜時，他卻站起，別人站起時他卻伏拜，眼睛不斷四處打量；另一個小孩乾脆伏在那裏不動，口中跟著眾人念佛；另一個小孩雖然規矩地跟著拜，但口中卻細聲地說些無聊話，或是罵人，或是怨學校功課太多，或是說些頂撞話，或是發些只有他才明白的語言；兩個小孩更在後面互相玩耍爭奪。

過了一會，大女孩實在忍不住，喝止眾小孩，老師父被吵鬧聲從定中帶回現實，聽見小孩問：「我們可否不拜？」「不行！」

「但他們這樣不專心，有用嗎？」大女孩問。

「小孩子總是這樣子，長大後自會受惠。」老師父答。

「有需要縱容這些頑皮小孩嗎？」大女孩不服續道。

「唉！這該是報應吧！」老師父嘆息道：「我小時候比他們更頑皮，拜佛念經什麼都做得不好，常常把我的師父氣個半死，天天挨打罵，師父總是說：你這個孤兒，本性難改，不單不用心拜佛，老是望著枱上的供品，急著要吃，爛泥就是爛泥。因此，今天我甘心受這些氣，好好贖罪，我最大的遺憾就是出家時，師父已不在人世。」

小孩子本性善良，未經歷人生，要他們刻苦修行，或是規矩做人，恐怕是要求太高了。只要自小薰習，總會有一天醒悟，改過遷善，從新做人。

像我一般。」

第二輯 歲月

百年歲月——藏經閣

慧濟寺方丈囑我到這寺的藏經閣來，重新勘察它的結構及來一個大翻新。踏進藏經閣，我看到一個老僧在靠近大門的一張椅子上看書，他用一隻手指著書本，慢慢移動，對我的進來沒作一點反應。我仔細打量這藏經閣，但見地方寬敞，四面都是高大的窗子，可看到遠處的景象，裡面眾多書架，井然有序，排列著莊嚴的經書，感覺幽雅，但除了那老僧外，卻空無一人。

「師父，我是方丈喚來的建築師，要為這藏經閣翻新。」我對著仍在埋首書本，不理會我的老僧道：「我可能需要一段時間在這裡工作，不知道會否影響使用者，要不要劃分區域來工作呢？」

「不用，」老僧道，沒有抬起頭來：「到這裏的人不多，有需要我們可隨時轉換地方，不會妨礙你工作的。」

「請問這藏經閣建造了多久呢？使用的人多嗎？」我續問，希望多點了解，好作規劃。

「快要一百年了，」老僧答，他停止閱讀，抬起頭來。我看到一張滿佈縐紋的臉孔，黑斑白髮，典型的老者，但一雙眼睛卻出奇地有神，直望著我。

「這裏使用的人不多，」他續說：「百年來，可能不超過二十人。」

「你怎麼知道？」我懷疑地問。

「我為什麼不知道，我作小沙彌時便在這裏工作至今。」他直望著我補充道：「打從十五歲開始，到現在已九十多歲了。」

我驚訝地從新打量他，再環顧這藏經閣問：「難道你不覺得寂寞嗎？這沉悶的工作，你不覺得困倦嗎……」

突然，一個高個子、清秀的師父走了進來，輕快地走到藏經閣靠近窗的位子坐下來，打開一本龍藏閱讀，沒有和我們打招呼，更沒有向我們望上一眼。老僧把他桌上的東西收拾好，走出藏經閣，轉瞬消失掉，不知道走到那裡去。

多天來，我一直在藏經閣做勘察的工作，早上總見到老僧坐在同一位子忙碌，不多久就見到高個子師父走進來，快捷走到遠處的位子閱藏，沒多久，老僧便離去，黃

昏時候才回來。多天來，沒見到他們打招呼，不要說交談了。對我的存在，他們更視若無睹。高個子師父閱經很專心，除了用前臂翻書外，沒有見到他的身體動過，偶而他會走出藏經閣，在門前踱步，但見他背負雙手，垂頭沉思，或是抬頭嘆息。

有些時候，我想找機會跟他們交談，但當見到他們匆匆忙忙，「拒人於外」的神態，便把念頭打消，每天一成不變的生活，我總覺得他們有些「不近人情」。那麼大的藏經閣，幽雅的環境，加上豐富的藏書，就只有兩人！不，應該是一人在利用，是否浪費呢？想起老僧曾提過，百年來只得那寥寥的用戶，不免感到可惜，如今竟要大舉翻新，所費不貲，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個月過去了，我被那環境悶得發慌，正確點說，我被那兩個師父機械式，毫不生動的生活悶膩了。終於有一天，老僧走出藏經閣，我忍不住追了出去，問道：「師父，我的勘察工作做完了，你有什麼特別要求，或需要改動呢？」

「沒有，」老僧冷冷地答：「只要有桌、椅及書本便足夠了，其他都不重要，你決定吧！」

沒想到他的回答竟如此簡單，一時間我也想不到說什麼，但怕他快要離開，我趕忙說：「既然用的人那麼少，可否隨便做些牢固的工作，儘量省點錢好嗎？」

「好的。」仍是意外的回答。

「難道你們不覺得浪費嗎？」我有點氣憤問。

「浪費？」老僧問，用那雙有神的眼睛冷峻地望著我：「你可知道未來的百年將會翻天覆地，他將在外面叱吒風雲。」

他望著我身後說，我轉過頭，那高個子師父剛從我身後走過，很快去到遠處的一棵樹下停下來。這樣一個木納僧人能翻天覆地？一個平凡僧人讀讀佛經便能叱吒風雲？我充滿疑問，掉轉身要詢問身旁的老僧，卻失去他的蹤影。

三年歲月——維摩經

燈明寺方丈囑我到這寺的講堂來，勘察大門的結構及將它翻新。踏進偌大的講堂，但見空空曠曠的，只有中間放著兩張書桌及兩張座椅，一個高瘦的僧人對著桌上的佛經，向對面的胖僧人講解經文。胖僧人不停在桌上寫筆記，偶爾抬頭望望瘦僧人。瘦僧人年紀雖不太大，但講經的速度略嫌慢，且老氣橫秋。奇怪的是，音調及聲音出奇地響，彷彿講堂內坐滿了人，要提高聲調好讓每個聽眾聽得到。但由於鄉音重，我只聽到維摩兩字，兩個僧人都很專心聽與講；對我的進來視若無睹，我也省掉打招呼應酬，專心自己的工作。

無意間，我發現一個年輕僧人在講堂的角度，拿著一塊抹布不停揩抹，速度奇慢，毫不起眼，才使我甫進來疏忽了這個人的存在。另一個年輕僧人低著頭在門外拿著掃帚慢慢掃，也是出奇地慢；兩個僧人在講堂外不遠處下棋，低著頭沉思，久久才下一步，整個佛寺像凝在那裡。我掉回頭，專心自己的工作，盤算數天的工程能否提前完成。

第二天很早我到達講堂開始工作，希望儘快把工程完成離去。沒多久便見到年輕僧人輕快地走到講堂角落慢慢揩抹，另一個年輕僧人不知何時已在講堂外慢慢掃地；而兩位下棋的僧人也在不知不覺間來到。突然，數個僧人排成一字形如御風般靜靜走進講堂隔壁的禪堂去；最後看到聽與講的肥瘦僧人走進講堂中間，沒有向我望上一眼，當然連打招呼也沒有了。才坐下，也不見他們交談，瘦僧人便拿出佛經開始講解，胖僧人總是低著頭不斷的寫。

接下來數天，我們重複著這等活動，不論時間及程序，絲毫不差地重複著，日子過得既悶且快。只見到那麼大的地方只有兩個僧人應用，其餘僧人的工作更是不堪，不免對他們的浪費感到不滿，幸而我的工作將要完成，可早點離去，不須耽在他們中間。我邊在門外工作，邊自言自語疑問他們這樣將消磨多久？這講經課程需時多久？正好禪堂的數位僧人走過，只見其中一人道：「三年。」

我嚇了一跳，仔細看看那數位僧人，發覺他們的耳朵特別大，像接收器般。突然，一陣寒風不知從那裡吹來，直吹入我的心中，使我打了一個寒噤，我走進講堂，聽到一些怪聲發自左上角，隨即靜下來，我抬頭觀望，見到一道藍光在屋角飄過，轉瞬即逝。但胖與瘦僧人仍在那裏聽與講，一點反應也沒有，我向寺外跑去，再也不敢回來。

多年後，我見到很多師父開講「維摩經」的消息，更有一本「維摩經講記」的書

出版，聽說銷路不錯呢！

七年歲月——佛學辭典

這天，我來到燈明寺，見過方丈師父後，開始為寺院維修。突然一個念頭從腦際升起，趕忙走到方丈前，見他正與一個健壯老者閒聊，匆忙問道：「方丈，請問七佛通誠偈是什麼？」

頓時見到二人停止閒聊，呆呆望著我，整個世界突然變得寧靜，鴉雀無聲。過了一會，方丈道：「抱歉，我不知道，待我詢問其他大德。」轉頭對老者道：「對了，丁居士，你是著名學者，你知道嗎？可否往藏經閣搜尋，或到外面的圖書館找嗎？」

「這……」丁居士的臉色很難看，充滿迷惑，困擾。我借故找物件離開。

第二天，我遇到方丈，他道：「抱歉，我問過很多大德，都沒法回答這問題。其實很多人常常向我發問佛學問題，有很多我也不懂回答。但你不用擔心，昨天那位丁老居士是有心人，他對護法不遺餘力，任何為難佛教的事，他總有辦法解決，雖然他天性甚鈍，卻苦讀有成，不畏艱難，鍥而不捨的精神，非常人能及。昨天你使他慚愧，耿耿於懷，今天他已泡在圖書館裏搜尋，連午飯也沒空吃呢！」

過了數天，我再遇到方丈，見他興高采烈道：「丁老居士雖仍找不到答案，但他

決定將普遍及重要的佛學名辭編成一部佛學辭典，讓我能解答他人的詰難。」

再過數天，我在藏經閣門外見到了老居士，但見他背負雙手，眼望遠方，一動不動呆站那裏。經過一段頗長時間後，突見他狂奔回藏經閣內，在一張佈滿書本紙張的長書桌上胡亂搜索，繼而拿起筆在一疊紙張上抄寫，對身旁的我完全視而不見。午飯及晚飯時間，總見到方丈拿飯鏟來，放在他身旁，跟著伸起一隻手指，放在嘴巴前，示意我不要作聲後，匆匆離去。而飯鏟卻放了一段長時間後突然消失，也不知什麼時候被他三扒兩撥塞進肚裏。

跟著來的日子，天天如是渡過，方丈、丁老居士、藏經閣、書本、紙張、人和事，彷彿不斷重複影印出來。

也不知過了少日子，藏經閣傳來嘈吵的聲音，我跑進去，看見丁老居士憤而擲書，地面散佈書本紙張，方丈與他不斷爭論，原來編寫佛學辭典遇到很大困難，資料太龐大，繁複，且需很高的學養。必須借助日本的研究成果才能完成。但正值日本攻打中國，社會瀰漫反日氣氛，二人對日本既愛且憎，爭論不休。

沒多久，我的維修工作完成，離去前我往藏經閣一趟，見到了老居士如常坐在長書桌前，埋首工作。但他們的取向，矛盾如何克服，便無從得知。自始至終，他們都

沒有回答我七佛通誠偈是什麼。

九年歲月——佛學院

在一所寺院裏佛學院的課室中傳出眾人吵嚷的聲音。

「這裏的枱椅那麼殘舊，坐得不舒適，教人怎樣學習呢？口渴又沒有水，沒有零食，沒有文具，沒有影印機，什麼也不方便，在這裏讀書，恐怕難有成就！」

「我們的同學不是程度低，拖慢教學步伐，就是太多發問，弄至我們學習不能專心，更被囉嗦影響情緒。至於打瞌睡，發鼻鼾聲的影響，教我們如何學習，這樣下去，我只有轉校好了。」

「這裏的老師那麼年青，恐怕能力有限吧！聲音小，叫我們聽得辛苦，且沒有信心，如何說服我們學習呢，遑論他們的教學方法，經驗了。」

「這個課室沒有佛像，宗教味道不濃，那裏像一所佛學院？佛學院不單是學術的地方，也是修行的場所，荷擔如來的地方，怎能沒有宗教味道？」

當院長走進課室後，眾人皆靜下來，但聽院長道：「諸位都還在學，將來不一定人人能繼續研究，有的出去弘法，或者修行，不過也許有人仍繼續研究佛法。不管你們喜歡不喜歡，九年後必須分開，撐得住的話，可共處九年，否則隨時須道別。不理

好壞，待他九年，好好裝備，完成大願，自能普度眾生。這是我祈願的。九年後，不知要待多少年，多少生後，才有機緣相聚。因此，別再在小事上糾纏，別再在自我滿足上徘徊，好好珍惜這曠世因緣，完滿夙世大願。

佛學院不是小學校，你們也不是小學生，為學是靠自己的，別人只是輔助。一心為學，專注一境，心無外物，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才是正確的態度。請記著，當如維摩經：『我為法來，非為床座。』

我很珍惜佛學院裏的每一刻，每一句話。不管好學生，壞學生，我都珍惜，而且對每一個人都關愛，只知歲月不再。佛學院裏，每人都懷著弘法大願，將來必有人叱吒風雲，成佛門中龍象，成就是可預見的。但成就與否又怎樣，恩怨怨又如何，歲月如流，終如浪濤般蓋過一切。縱有歷史記載，亦無暇回顧，回顧又如何，一切將遠去，以至消失。佛教環境好與壞又如何，干伊底事，轉瞬即過去。

九年歲月，不單是佛學院的生活，更是成佛道上重要的歲月。它蘊含著皈依、發心、善知識、無常、功德。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九年歲月難得，佛學院難進，我們該如何好好珍惜？」

十年歲月——金剛經

當我來到大殿檢查建築結構時，早已有一群出家人跪在裏面誦經。齊整、收攝、快速的誦經聲縈繞在佛像，樑柱間。經文字句聽不清楚，內容更一知半解。我隱約聽到：

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

我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覺，彷彿似曾相識的聲音，溫煦，和暖，如處身安樂窩，更有一種莫名的體驗，霎時間，很像得到自在，豁然開朗，心開意解。隱約聽到經文：**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
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
佛說般若波羅蜜，則非般若波羅蜜。

.....
如來無所說。

.....
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則非眾生。

.....
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
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則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

我有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那些經文在講什麼呢？如何理解？本想用邏輯推理去深究經文，但卻不願如此，有一股力量阻止自己去分析，自己也認為不該那樣作。

大殿內有一對聯：**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正當我沉浸在境界裏，有所體會，有所決定時，突然身邊的手提電話響起。

一通電話，一連串的事故如浪濤般蓋過來，叫人喘不過氣，叫人無暇思索。十年

歲月，人海飄浮，歷經喜怒哀樂；生離死別，顛峰谷底；擁有消失，嘗盡人間百味，驚心動魄。

十年後我接到方丈的一通電話，要為大殿的結構作檢查。當方丈領我至大殿時，我聽到齊整、收攝、快速的誦經聲。同樣見到一群出家人跪在裏面誦經，那些羅列、聲音、景象，跟十年前一模一樣，沒有改變，十年就在那一剎那間，而一剎那彷彿過了十年。

我隱約聽到：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

突然，我悲從中來，眼淚如決堤般湧出，但聽經文：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

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那群如如不動的出家人仍跪在那裏。整個大殿，除了若遠若近，若真若假的誦經聲外，一切膠著，膠在時空之外。

突然間，我看到自己的前生，多生，不斷為善，不斷累積福德資糧。

我轉過身來，看到方丈正對我莞爾，那一刻我們心意相通。我也微笑道：「多謝，多謝師父！請幫忙為我剃度。」

我望向大殿，那群如如不動的出家人仍跪在那裏，那一刻，我多渴望跪在他們中間，成為他們一分子。

第二輯 雜輯

菩薩行記

羅湖橋上總是那麼多人，向北面擠去。男的女的，吵吵嚷嚷，不是吆喝小孩，就是爭論些無意義的瑣事。他前面三個拉著手拖車的女人慢慢走著，議論著深圳的物價，使焦急的他，無法踰越。他垂首望著她們的手推車，包紮著長方型的物體，雖然上面蓋了衣物，但憑經驗他知道都是一些電器，更知道其中的利潤。他不期然望向自己身旁的手拖車，沉甸甸的，想起今天下班前的一陣子忙碌，益發覺得勞累，如此吵鬧的環境，沉重的物品，使他厭倦、難耐。但這些都需要忍耐。

今天查通行証的人龍特別長，他前面兩個男子在談話，其中一個正抖動著一條腿，另一個剛掉過頭來，望向身後的龍尾。他嗅到那濃烈的煙味，幸而那男子很快將頭掉回前面。

「有什麼方法甩掉現在這個女的，去跟另外那女的一起呢？不用不成啊，因支出太大。」其中一個問。

「現在不是很好嗎？兩面住家，喜歡往那裏都可以。」另一個答道。

他拿起手提電話，想打給阿嬌，不知道她來了外面關口等沒有？想想還是把電話放下，何須如此緊張呢，他想，東西已帶來，錢也帶來，她一定比自己緊張，早已在外面等候才對。

「你不知道，不但要付錢給大的，還有一個小孩今年要上學呢！」那男子抱怨道：「聽她說可能肚裏又有一個呢，明天看報告，希望不是真的就好了！」

他摸摸口袋裏的錢，盤算著待會如何跟阿嬌解釋無法帶多些錢過來，很後悔當初答應阿嬌增加小孩的生活費用，但想起小孩子如此可憐，這些基本生活費用跟教育費如何能省呢？

最緊張的時刻正是過檢查站的時候，每次經過這裏都無法控制心跳加速。只見他口中喃喃，戰兢兢地拉著手拖車，突然關員指著他，要他過去檢查。

幸而關口另一面正起哄，一個關員與兩個旅客在對罵，其他關員分從各面擁往，要檢查他的關員也棄他不顧。他趁此機會不敢多留，匆忙離去。

他剛出關口大樓，即遇到迎面而來的一個女人，年約五十多歲，他喊一聲「阿嬌」

後，便從口袋取出信封一個交給她：「對不起，欠你二百元，待下星期還你吧！」

「不要緊」阿嬌道：「很感謝你，那些孤兒都很想見你，多年的助養，他們真的無限感激。」

「改天吧」他答：「明天還要當早班，我馬上要回去啊！這裏都是你要的東西，你看看吧。」

他打開手拖車的袋子，只見內裏很多書，最上面一本正是紅封套金字的「大乘妙法蓮華經」。

菩薩行記——四弘誓願

「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她將四弘誓願唸完後，看看家裏的大鐘，算一算，剛好十五分鐘，回想最初做早課，竟需半小時，不覺有點沾沾自喜。但最初那種切齒的激動沒有了，該是修持進步，世間的激動已消融了吧，她想。今個晚上答應了雲師姐參加梁皇懺法會，現在得趕快把家裏雜務處理好。雲師姐是引導她入佛門的第一個人，很仰慕她，尤其她的唱誦，很有一手。更由於雲師姐的勸導，推掉很多義務工作，因那些都是世間事務，且功效有限，不及法會，廣度無邊眾生。雲師姐說得好，不管發生什麼事，只要專心做拜懺，自能消彌一切障礙，利益法界六道眾生。每次拜懺完畢，都有一種像從前唱唸的舒暢感，既安樂且心廣體胖，真是人間一大樂事。

她看看大鐘，該是做家務的時間，洗衣服，洗菜，打掃，每天都重覆這些厭惡性工作，無怪很多道友都說人生很苦。幸而她聰明，偷偷將每天的工作改作隔天做，也不敢讓家裏人知道，尤其夫雖然沒有一句怨言，但感覺到 hearts 裏的老大不高興，這些凡夫，當然不會明白她將大部份錢拿去供養寺院道場的苦心，更不知道她悄悄將功德

迴向他及孩子。更不敢再提不想欠他們，怕要來世償還這些事。曾有一次這樣提過，卻把夫氣得半死，但每見到他吃肉及懶爛睡姿的德相，加速她趕快找工作的決定，不再倚賴夫，免來世再糾纏一起。

兒子已結婚，搬離家，甚少回來，她沒有什麼感覺，只是女兒剛談戀愛就不十分認同，對象不是佛教徒，也不知怎樣教壞女兒，很像人也變了，對家對自己不再那麼關懷。待會拜懺時得多加迴向以去除煩惱。

書中提到：家如牢獄，一點也沒有錯。她正躊躇今晚該出去否？想這星期已有四個晚上不在家裏。女兒今個晚上回家吃飯嗎？要不要去電給她？

她看看大鐘，該去取健康產品了。得再感謝雲師姐，介紹她做這份傳銷工作，憧憬著將來賺到錢就不需向夫取家用，當然不需欠他來生債，更可捐獻多些給佛寺，積聚功德。還有下星期如能投得新股，準可賺上一筆，日後依此途徑，當能聘請家務助理處理家務，自己則可專心念佛，早成佛道。不過這些也不太保險，總該多學些法門去充實自己。

想到此，她禁不住露出笑容，看看大鐘，決定不去見那份清潔工了，算算薪金那麼低，時間卻那麼長，七時下班。要參加法會恐怕來不及，何況不一定能準時下班，

愈想愈洩氣，還是不見也罷。

想呀想的，不覺在沙發上睡著了，乍醒過來，已近黃昏。看看大鐘，她感到有些內疚，竟錯過了與雲師姐的約會，不過不用擔心，雲師姐總有一大班人圍在身旁，少她一個沒什關係。也曾多次與她們一起，不是是非多，就是意見多，大部份時間都在笑談中渡過，真能用上辦事的時間卻不多。

倒不如留在家裏做晚課好，專心念佛，往生西方，比到外面跑省時，更可避免結惡緣。她邊走向佛壇邊想，這生必要成佛道，往生西方，才不辜負此人生。

「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菩薩行記——外一章

一日，行者來到元朗阜財街，但見人來人往，高樓林立，偶爾見到一些矮房子，帶有破落的味道，仍可望到大片的蔚藍天空，殘留著鄉村風味，質樸實在。

這裏連著數家茶餐廳，行者找了一家最少顧客的走進去，叫了一些最昂貴的食物，隨即與店內的老闆聊起來。

「這個年頭生意不好做，」肥胖的老闆嘆息道：「去年生意還不錯，今年卻引來競爭者，將生意分薄了，大家都不好過，明年這裏更要加租，加幅非同小可，也不知道能否撐下去。雨天生意不好，天氣太熱人們也懶得出外，自然影響生意。大馬路有巡遊或是元朗大球場有大型活動都會把人流吸引了過去。員工要買勞工保險，又要供強積金，千百條數加起來，如何吃得了。最要命的是員工自己不保重，去泡夜店，弄壞了身體請病假，也要我來負擔，最近一個女員工懷孕要前四後六休假，男員工的妻子懷孕也要取假，拿多少假什麼時候上班我都混亂了，索性自己做好了。我真不明白，他們生仔與我何干。很像任何一個人有事都要算到我頭上來。」

店內陸續有顧客走進來，肥老闆忙著去招呼，轉瞬間已坐滿了人。稍有空時，肥

老闆走到行者身邊說：「真多謝你，你進來後我們的生意也轉好了。這餐我作東……」

「不行，」行者即時打斷他的話說：「我還要取『外賣』呢！我到任何地方都喜歡消費，從不『講價』，希望每個老闆能多賺些錢，可能這積極愉悅態度營造的氣氛，吸引顧客進來吧。」

肥老闆被顧客喚去後，行者取了「外賣」付賬離開。留者、去者，各各歡喜。行者繼續到別處消費去。

菩薩行記——外一章 夜唱

一天晚上，行者來到廟街，一群外國遊客正圍觀一處夜唱的攤檔，燈火通明，喇叭誇張地播送中樂及女歌者反串男音的聲音，七個檻樓的樂師把玩著各自的樂器，偶而傳來嗆咳的聲音。兩個打扮艷麗的徐娘對唱著「萬惡淫為首」，伴以娘娘腔架。遊客稍作拍照後便離去，另一群遊客到來，繼續圍觀。唱畢，其中一個徐娘取過盛盆在圍觀者中穿梭，口中不斷嚷著：「請支持！打賞！」，遇到有人打賞，便從袋中拿出糖果回贈。行者見到老外遊客放下十元，大陸遊客放下廿元，趕忙從袋口掏出一百元，微笑放到盛盆中，徐娘眼神充滿感激及訝異，定定望著行者，來不及取出糖果，行者已離開。

另一處攤檔有女唱者二人，其中一人更要兼顧客人，樂師四人演奏著不太穩定的樂曲。行者被拉到一排疏落的座位中間，遞上熱茶一杯及糖果，還有曲譜一本待點唱。女唱者見有客人到來，抖擻精神，賣力演唱一曲「帝女花」，女招待者扭動腰肢走到女唱者面前奮力對唱。唱畢，女招待者走到行者身旁，見到盛盆裏的一百元，振奮說：「謝謝！謝謝先生。家父泉下有知，知道仍有熱心人支持粵曲藝術，定必告慰。」

六十年前，家父已在這裏發揚粵曲藝術，常常鼓勵，甚至強迫我們為粵曲獻身。我從小女孩開始，已在這裏賣唱，一直到今天，都是被父親的誠意及興趣所感動。當年這裡曾光輝過，少說也有十餘檔，用不著任何人或政府支持，收入頗豐盛。如今這裏被定為遊客區，加上各方面的宣傳，仍落得如此蕭條。唉！」

行者打量女招待，見她濃濃化粧後，仍掩不住縐紋及粗獷的面容，儘管儀態如何輕柔，態度如何友善，遮蓋不了正邁入老年的主觀及強悍。

女招待興致勃勃，續道：「這條街的另一面，已開設了多間粵曲歌廳，很多觀賞者為了舒適，已轉到那裏去。但他們忘記那些表演者不單是我們的後輩，歌藝不成熟。最叫人氣惱的是她們穿著暴露，常以一些挑逗性的行為去搶客。」

女招待無助地望著遠處的黑暗出神。一位老樂師望著行者問：「先生，請點一首歌吧！」

行者微笑搖搖頭。女招待醒覺地站起來說：「讓我為你唱一曲吧！」

行者悄悄放下一百元，默默離開，只聽見身後歌者正唱著：「一葉輕舟去，人隔萬重山……」

另一個夜唱的攤檔只得五位表演者，女唱者只得一人，招待是一個中年樂師兼

任。圍觀只得寥寥數人，有拿著酒樽說醉話的；有坐著打瞌睡的；有跛著舞蹈的；也有望著虛空自言自語的；檻樓或上身坦露者。女歌者雖打扮艷麗，仍掩不住那老態龍鍾；正賣力咬字吐音。歌聲在夜空裡迴盪，格外空曠飄渺。行者將一封百元的紅包輕放在招待者盆中，匆匆離去。

如果這些打賞能恢復他們的信心，這些布施能令他們積極，減輕掙扎中的痛苦，當願意常行菩薩道，祈願世間善業長存。行者邊走邊想，不斷默默迴向。

菩薩行記——外一章 北上購書

早上，行者背著空背囊，踏上火車向羅湖去，只半個小時即到達，才五分鐘時間，順利過渡香港及中國關口，檢查由機器運作，不用看關員臉孔，無須與任何人交談。才到深圳，行者順著電梯走下地下鐵路，登上地下火車，不需十分鐘已到達「科學館」站。再乘電梯出路面，悠然自得往深圳購書中心去。

行者回想從前從新界家裏出旺角乃路臣街逛書店也需約一個小時的車程，如今往大陸逛書城也差不多時間，這該謝鄧小平的經濟政策，對於先搞好經濟，其他自然跟著改善的策略，不覺認同起來，也許「共產思想」行得通吧！也許衣食足才知榮辱吧！

偌大的深圳購書中心，足有五層高，佔地一萬多平方米，窗明几淨，一塵不染，井然有序，比乃路臣街的齷齪書店，不可同日而語。行者以二小時挑了一疊書，付錢後放到空背囊裏，走到書店旁的星巴克咖啡館裡，在它的露天茶座享受一杯熱咖啡及美食，伴以燦爛的陽光及遼闊的街道景象。

行者將背囊的書全放到桌上，左挑一本看一點，再右挑一本看一些。不知什麼時候，一個胖個子站在他身旁，側著臉定神看桌上的書，行者對胖個子道：「咦！你不

就是『乃路臣』哥嗎？」

「是！是！……你是『文藝青年』」，『乃路臣』哥努力回憶，望著行者，指桌上的書道：「好呀！你怎麼找到這本書呢？」

「這是我特別要求他們訂的。」行者答：「讓我看看你的購書好嗎？」

「可以，可以」，兩人坐下交換看對方所購的書，安靜下來。

「乃路臣街二樓書店最近發展如何？」行者首先發問。

「唉！」『乃路臣』哥唏噓道：「從前盛極一時的乃路臣街書店此起彼落，真的是『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不知開了多少間，也關了多少間，有些虧了一點錢，有些虧得很厲害，從此消失。能夠長期屹立不倒的寥寥無幾，也說不出是運道好還是本領高。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不是『吊鹽水』便是賺不了多少錢。如今已不叫二樓書店，叫三樓書店，四樓書店，乃至十多樓書店。」

「當然，連『乃路臣』哥你這樣傳奇人物也不開，又有誰有本領開書店呢？想當年你四起四落，在圖書業界叱吒風雲，領導潮流，有誰不知？只可惜時不我與，能怪誰呢？」行者突然想起問：「教書李往那兒？」

「聽說他將身家全虧在書店後，跑到大陸，躲在窮鄉中繼續教書，生活相當清

苦。」『乃路臣』哥搖搖頭續道：「狂人梁的書店自從他在大陸搞學運被殺後，也關門了；道德鍾跑了去開淫書店；呆李轉去做盜版書、盜版CD，沒有固定店鋪；阿珍去了開算命館，倒也盤滿鉢滿；學生華和他三個同學跑了去炒股票，轉業前憤憤將書店所有書作廢紙賣掉；只有書法陳仍在賣二手書，吃飯，睡覺等日常起居都在店內，皆因父親遺給他的房子，才撐到今天。」

兩人沉默了一段時間後，『乃路臣』哥續道：「現在已沒人泡乃路臣街了，他們都跑到深圳來購書。也難怪，這裏的書又多又便宜，環境舒適不在話下，且服務親切，看來大陸將取代外面的文化界。」

「你以為文化可在一天建成嗎？」行者問：「無疑大陸文化界發展得很快，但都是硬體上的。你細看他們的出版，大都是翻譯、編輯、考據等缺乏創作性的出版，且沒有文采，就像他們的社會風氣——硬；最要命的是長篇，我很佩服他們那來那麼多時間作長篇大論？」

「看來我們仍有可為！」『乃路臣』哥沉思道：「難道我要在乃路臣街第五次起嗎？我們仍有優勢嗎？那致命的租金如何克服呢？」

「我們當然有優勢，不容取代。租金方面，我可代你付一半，你只需給我兩個書

櫃，讓我自主去銷售佛書即可。」行者心中默默祈願。

夫唱婦隨

滂沱大雨的黃昏，天色比平時顯得更昏暗，整個世界籠罩在陰沉中。司機華走下貨車，打著傘子繞過車頭迎著司機座旁的妻子下車。昏黃車燈下，照到妻瘦削的臉龐，不但暗啞，更見到隱約的縐紋。但奇怪，那一刻沒有愛憐的感覺。

司機華舉著一把傘與妻繞到車後，半邊身子都濕透了。妻在傘下伸出手，熟巧地按尾板電掣，前臂在大雨中馬上濕透。貨車尾板緩緩放下，發出「軋軋」的聲音，當完全放下時，發出「啪」的一聲巨響，司機華看著那二千公斤的震動，忍不住對妻說：「這尾板該拿去修理了，很危險，別再拖。」

二人爬上車後，拿出飯盒，坐在大堆貨物的其中兩個箱上慢慢吃，妻仰頭看看天空說：「好了，停雨了。」

隨即轉向司機華：「運輸工作雖然辛苦點，有些時候更做得很夜，但能夠跟著你這裏去，那裏去，倒也開心。」

司機華想想，這運輸工作已做了十年，但今天第一次感到倦意。

「開收音機聽吧，太靜了。」妻說。司機華轉身扭開收音機，正播送著「舊夢不

須記」的歌曲。

「你知道嗎？」妻繼續說：「今天是我們結婚廿五週年的紀念日呢！」

司機華恍然，想到今天也正是住屋最後一期供樓的日子。這些日子都是他一直期待的，每接近這日子一天便多一分喜悅。但今天很像沒有一丁點兒感覺。

「我很感激你」妻笑著說：「今天早上醫生對我說我的心臟病已完全康復了，可以像常人般工作。明天開始我什麼粗重工作都可以做了，不需要你事事幫忙。」

妻將吃完的空飯盒放在一旁，笑說：「我今天特別高興，兒子畢業沒多久，今天已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薪金不錯呢。」隨即想起一些事情，繼續說：「兒子還囑咐我感謝你呢，他說瞭解你多年的辛勞，供他讀畢大學。沒想到平時不愛說話的他竟能說出這些『生性』的說話。」

車外突然雨勢轉大，打在車頂上發出拍打的聲響。

妻摸著耳朵的耳環，一個不小心，耳環滾到車下。

「糟糕，這鑽石耳環今天才買，很貴啊！」

司機華敏捷地跳下車，俯首在漆黑中找尋。

妻隨即站起，手按車邊，也在貨物堆中找。沒想到手正按在尾板電掣上，二千公

斤的尾板發出巨響向下拍。

（此乃真實個案改編，新聞報導有一司機被貨車後尾板拍死）

車廂夢

我坐在公共巴士後排，頭枕在靠背椅上，空調適中，車外下著微雨，車內顯得寧靜，舒適，很快便睡著了。

當醒來，看到前排座位的一對男女，並肩坐著，喁喁細語。男的頭髮很短，架一副金絲眼鏡，略嫌寬鬆。一件棗紅的外衣，包著頸項，只能見到肩部，包得頗有藝術氣質。不時側著臉與女共談，總帶著溫文的笑容，時而定定望著女方。而女留著一頭長髮，白色上衣，架著一副輕巧的眼鏡，也不時側著臉對著男，綻出開朗的微笑。從後面看，兩人的頭顱靠得很近，給人一種快要親嘴的感覺。

我再度睡著了。

矇矓中我被一些輕嘆帶回現實，見到女的側身指向左面，而男的也側向左面，伸手指向窗外遼闊的海景。我也被車外無垠的景象吸引，藍天白雲，輕車飛馳，仿似人間仙境。

男的始終帶著溫文的笑容，儒雅的動作，輕巧地拿著一盒「維他奶」，慢慢啜吸，稍作交談，再啜吸一點。女時而注視著他手中的飲品，像也要分一口。我看看手錶，

車行已有半個小時，男女交談，總帶著微笑，沒有停歇過，時而爆出輕笑聲。從後看那種肩並肩，頭顱互靠近的景象，總給人一種快要親嘴的感覺。

我再度睡著了。

當睜開眼時，看見男的仍帶著那溫文的微笑，手中把玩著一串念珠，向著女說明介紹。車廂仍然那麼寧靜舒泰，輕微的機器聲，叫人有一種欲睡的感覺。車外已轉陰天，襯出車內的燈光很柔和。從後看，那種肩並肩，頭顱互靠近的景象，仍給人一種快要親嘴的感覺。

車子駛進市內，雖隔著密封玻璃，仍能聽到車外嘈雜的聲音，前面那對男女不覺也把音調提高，我聽到他們以普通話交談，時而爆出笑聲，還是那麼溫文儒雅，手中仍拿著那盒「維他奶」及念珠。這刻，我完全清醒。就是那串念珠，勾起我前陣子出席一位出家師父壽宴的記憶，當時那位師父也正拿著念珠在數，嘴巴啃著食物，與同桌的眾多在家人閒聊。那晚我只吃了一點便忍受不住離去。

車子快要到站，我看見前面的男女按一下鈴鐘，一起站立，走到車門處，等待下車，女的白色上衣很漂亮，很高貴。而男的棗紅衣服赫然是一襲藏傳佛教的僧袍。

我坐在那裏，突然感到五內翻騰，一大堆穢物噴到對面座位上，嘔吐大作。

（此乃真實個案改編，該怪的是作者的心魔）

海枯石爛

我如常來到這快餐店晚膳，見到公共車司機、長者及一些流浪漢正閒聊，在這快餐店前空地中顯得格外無拘束，閒聊者也可肆意高談闊論。

傍晚六時多，一個六十多歲的胖女人推著輪椅中的老人到來，與多個正在吃飯的人打招呼。快餐店裏一個女人走出來說：「朱麗姐，今天是否照舊兩鎊一湯？」

隨即向輪椅中的老人點頭，喚一聲「羅伯」後，幫忙將輪椅推近枱前。老人從喉頭發出兩聲「呵呵」後，環視周圍的人，並稍作點頭打招呼，嘴角露出微微的笑意。

「老板娘，今天請加多一點飯及湯」朱麗姐說：「吃飽一點，今天晚上後不能吃東西了，明天早上我要做眼手術。」

「好的。」老板娘答，隨即安慰道：「這手術算不了什麼，日後少點哭，別弄壞眼睛。」

老板娘走回店內。朱麗姐坐在老人身旁，從手袋中拿出一張發黃的照片看，面露笑容，跟著遞給隣桌的巴士司機。

「這男的是羅伯，女的是你，你們當年拿舞蹈冠軍，對嗎？」巴士司機笑著說：

「我夠鐘開車了，再見。」

巴士司機走後，朱麗姐將照片遞給我，照片中一對男女體態輕盈，翩翩起舞，女的穿著白色無袖裙，裙腳因轉動而飄起，單腳站著，另一隻腳向後高踢，露出透明的高跟鞋。一手伸長，與男的同一姿態握著。男的鼻樑高尖，頭髮鬢曲、烏黑閃亮，真的風流倜儻。

「這次舞蹈比賽後，羅伯便向你求婚！」我道：「之後你們便過著神仙般的生活，對嗎？」

朱麗姐面露得意的微笑。我反過照片，上面寫著「海枯石爛」，「這是當日的書法嘉賓題字，對嗎？」

老板娘將飯鏟從快餐店端出，放到他們面前，我繼續將食物吃完，接聽一個電話。

接聽電話時，我被朱麗姐粗暴的怒罵聲嚇了一跳：「你為什麼不吃？我明天要做眼手術，你還給我臉色看。」

她從袋中拿出紙巾，揩拭眼淚：「我有眼睇啦，自己都唔掂，還要照顧你，今次給你害死了。」

我見到羅伯鐵青著臉，睜著緊張的雙眼，頭髮稀疏灰白，全身微微抖動，口中發

出「呵呵」微弱的聲音。

老板娘呆呆站在遠處，其他食客也停下來，望著他倆，我手中的電話也不知何時掛斷。

「你不是說過要照顧我一生嗎？為什麼要我無了期服侍你？」

朱麗姐邊飲泣，邊推著輪椅離開，羅伯全身仍在輕微抖動，口中發出「呵呵」的聲音。

自那天後，我再沒有見到他們出現。

（此乃真實個案改編，快餐店仍不時有顧客在閒聊。）

海難

她躺在一塊足僅容身的木板上，在海面漂浮。夜已深，四週漆黑一片，星光在微盪的波浪閃現吉光。盪漾的波浪聲及偶而物體碰撞的聲音，掩不住那死寂氛圍。

她感到傑克的頭顱伏在自己肩上，但身體卻浸在海中，手牢牢被他握著，那體溫暖流已被嚴寒蓋過，使觸覺麻木。她仰躺在那裏，不敢查看傑克的情況，也不敢叫喚他，怕他沒有回應。只記得不久前傑克冷得震顫地對她說：「露絲……我可能熬不下去了……請你答應我……無論如何要活下去……」

眼淚從露絲的眼角流下，想起自小無父無母，現在連傑克也可能離去，有什麼值得自己留戀呢？不只一次她想放棄，但傑克深情的哀求總揮不去，對僅認識三天的傑克，如此要求，她不理解，只是信賴。她感到傑克送的白雪公主衣服濕貼著身軀，徹骨徹髓，仰望天空，見到長長的銀河及無數星星在漆黑的天際閃耀，隱約聽到鐘鼓的聲音：咚……咚……咚……

大海靜得可怕，她知道圍繞著很多屍體，在水面漂盪。想起這超級郵輪竟然沉下水去，沉船前一刻，船上燈光不但亮麗，且光照海面，呼叫擾攘的聲音響徹夜空，驚懼與無助掛在婦孺、船員及乘客臉上，死亡的念頭閃過每個人腦海。船長出奇冷靜地站在那裏，茫然望著週遭混亂的環境，他身旁的樂隊仍堅持演奏著輕鬆的音樂，侍應生仍端著飲品呆呆徘徊，雖然水已浸至膝蓋，但沒有人放下工作逃離。

救生艇上全擠滿人，有的瑟縮在內，有的推趕著欲登船的人，有的打起來掉進海裡，有的拉著艇沿，不讓它離去。海面上，數艘半滿的艇已划離郵輪，仍爭論著應否掉回頭載人。

她淌著淚，閉上眼睛，隱約聽到鐘鼓的聲音：咚……咚……咚……

露絲彷彿去到一處山間，見到一所寺院前，一百多人穿著黑色的海青，齊整站立兩旁，鴉雀無聲。中間盤坐著一位穿著棗紅大衣的出家人，垂目如如不動。朝陽下，可看到那祥和的臉孔，竟是傑克。

當第一天踏上郵輪，露絲便邂逅傑克，被他祥和及陽光般的笑容深深吸引。最難忘的是站高在船頭，上半身傾出船外，只靠傑克雙手拉著腰肢，就是那信心使她像鳥般飛出海面，落日餘暉中，融和在一望無際的海洋深處。疾風總是急勁吹著露絲的長髮，搔癢著傑克爽朗的笑聲。

那三天就在日出、日落中渡過，二人常躺在甲板上仰看無暇的藍空，讓溫熙的陽

光暖 and 微閉的眼簾。雖然傑克不愛說話，卻常常帶著親切的微笑。

二人還常透過船中的圓窗窺看裏面的人活動，那人生百態帶給他們不少歡笑，他們更在船裏到處流浪、探險，見到不少新奇事物，遇到不少有趣的人物。

露絲翻過身，見到傑克雙眼微合，雙手高舉，緩緩從她手中滑下海底去，轉瞬間隱沒在黑暗的大海裏。

她淌著淚，隱約聽到鐘鼓的聲音：咚……咚……咚……

露絲彷彿在那寺院前，見到那盤坐著的出家人，微睜開眼，輕輕抬頭，對著穿著黑色海青的大眾說：「今天的皈依後，緊接著二天的八關齋戒，你們要做到清心寡慾，無欲無求，且要將塵世中的家事及工作放下，從心中剔除，定能體驗到那清淨的喜樂。如能發廣大的菩提心，拯救眾生於苦海中，體驗到的喜樂將更美妙難思。」

突然，一盞射燈從露絲身旁掃過，一艘救生艇緩緩划離，艇上的人不斷喚著：「有人嗎？有人待救嗎？……」

露絲如夢初醒般掙扎起來，擠出沙啞的聲音：「回來……回來……救命……救命……回來……」

十七歲

這條長長的斜路，兩旁盡是花草樹木，很寧靜，加上天朗氣清，走起來一點也不覺得累。路向上伸延，盡頭是蔚藍的天空。

*

*

*

回想昨天母親喚我到茶樓吃飯，也不告訴我有一個中年男人到來，他是數間餐廳的老板，微胖，肚子特別肥大，要數他不好我卻數不出來，但也沒有好感。我吃東西時，知道他不時偷偷打量我，而當我望向他時，他總是匆忙將目光收回，向著母親找話題，坦言很喜歡我，喜歡我乖，不作聲，害羞。

晚上，母親不斷誇讚這男人如何老實，勤力工作，富有，事業有成，最要緊是他對我印象極好，母親認為是前生因緣吧，他才對我讚不絕口。

「媽，我才十七歲啊！」

「有什麼關係呢？女孩子總要找個歸宿，早一點有所委託，老來也不用擔心。」母親停止手中塗甲油的動作，眼中泛著淚光說：「我沒用，沒法養大你，也想留你在家中，朝夕相對，但寡母婆能有幾大能耐呢？」

我真的有點憎恨母親，自小到大，她不是迫我讀書，就是迫我工作，如今竟迫我……但我知道抗議也沒有用，她響亮而急促的聲音，排山倒海而來，我根本沒有喘氣的餘地，遑論辯駁，雖然她的態度很虛假，但她的身世我是很同情的。

*

*

*

利安黝黑的皮膚充滿青春活力。頭髮泛著烏光，說話爽朗風趣，常常帶著笑容，他潔白的牙齒總伴著豪邁的笑聲。叫人怦然心動。和他一起叫人清新。但他的缺點是窮，常常要我請吃東西看電影。如果叫他和和我一起私奔，他應該會答應的，他常說我這危險的十七歲，寂寞的十七歲，應該由他來照顧。但如何照顧？往後的日子怎辦？住在那裏？吃什麼？生活費如何負擔？

*

*

*

斜路的頂處是一座巍峨的寺廟，中央寫著三個大字「燈明寺」，母親曾說，如有疑難可來走走。走進大殿，但見一個比丘尼對著二尊大佛徐徐拜下，雙手反開，合隴，緩緩站起來，合掌，仰望大佛。如是重覆多次，比丘尼轉向我走來，我正要開口，她阻止我說：「你什麼都不用說，請跟我來禮佛。」

我跟著她慢慢走向大殿中央，徐徐拜下，雙手反開，合隴，緩緩站起來，合掌，仰望大佛，如是重覆多次。

那比丘尼轉向我說：「我現在教你持一句咒，請跟我念『唵嘛呢唄美吽』」

我跟她念了多次後問：「這句咒語是什麼意思？」

「清淨蓮花，無染的蓮花。」

我正要說話，她卻阻止我說：「有人的地方，總會上演同樣的事故，千年百載，就是那樣老套。世間人就是這樣！」

我倆靜默了一會，她續說：「你跟我好嗎？」

行山

小李約我行山，的確有些突然，想想我們沒有見面的日子，當不會少於十年吧！回憶少年時我經常於星期天約他一起攀過慈雲山到沙田去，原因那既是一種運動，也是一種省錢的娛樂，更是有益身心的接觸大自然機會。小李不大願意常重複這活動，但我懶得想其他活動。沒想到這次他竟主動約我出來行山，使我感到意外。

我們如昔相約在慈雲山下，小李顯得有點蒼老，前額頭髮不見了，腦後也很疏落，畢竟他已年近六十，那種憔悴也分不出是年紀大還是病容。

以前，我們邊走邊討論如何結識異性，工作的喜與樂，夢想如何賺大錢發達，享受人生。計劃買六合彩，不會覺得累，或缺乏話題，但這次不知是否年紀大了，我不斷喘氣，遑論談話，況從前的話題已不適合如今。小李雖然沒有我那麼喘氣，但我看他臉色怪怪的，比以前談話少多了。

突然他問：「是否每一個人都是求學、追女仔、結婚、生子，一生平淡而過？」

每次他嚴肅說話時，我總嘻皮笑臉：「那有什麼不好，過程也可多姿多采，生活也可美滿，不一定追求別的刺激就是精采的人生吧！」

「那你追求什麼？」他追問。

「不追求什麼！也不會不追求什麼！隨緣隨己。」

一路上，風景沒有變，氣氛仍然那麼寧靜。偶爾山風隨來。來到觀音廟前，仍是那種破落的感覺，但發覺骨灰盒已重建，遷往旁邊一座精緻的建築物裏。

「想不到死人也遷居。」小李感慨地說：「世間無常，不論生死，該如何面對？」

「有生必有死，死後自然重生，不必面對，到那裏，就是那裏，安住當下，不！也無須安住。就像乘車，車到那裏就是那裏。風景、人物、站頭，是什麼就是什麼！」我用眼尾瞟過小李，想他大概有點氣吧。

越過山頂，往山下走，我們覺得輕鬆多了，氣喘漸平復過來。山腰處，經過一段巨石林，我忍不住躲到石後小便，回來時，小李說：「那麼多年，看來你沒怎麼改變，仍是那麼愛嘻笑，餓了便吃東西，累了便躺下來，要小便便像狗般躲起來提腿，苦惱就像與你絕緣。」

「誰說我沒有煩惱，只是無暇去計算而已。我要求不多，容易滿足，得不到不會強求，心無掛礙。」

「從前的日子真好。」小李望著遠處，若有所思地自語。

「也不見得，」我反駁說：「過去的或是遙遠的總叫人錯看。」

「假如你患了絕症，你會怎樣？」小李突然問。

這時我們已來到山下，進入沙田，從前的樹林不見了，換來的是幢幢大廈森林，一條大馬路橫亘在前，車輛風馳而過，前面的景像跟從前完全不同，我們進入一個嶄新的境界，迷失於一片大廈中。

那天晚上，我搖電話給小李，對方一個女子的聲音回說他病了，馬上掛斷電話，我提著聽筒楞在那裏。

心猿

黃昏，我來到尖沙咀酒店，乘電梯往頂樓應約。梅姐今天早上搖電話給我，約我到她住的酒店房間看貨辦，說這次是她最後一次來港。梅姐是我們公司的海外夥伴，她工作很有條理、決斷，絕不拖泥帶水，爽朗，預備功夫足夠，每次交談或工作都輕快投契，如魚得水，著實令公司輕鬆地賺了不少錢，而且她不像一般生意人奸狡，也不會在價錢上計較，或是耍手段。和她合作是一種愉快的經驗，她的缺點是比較「硬」，當然啦，在這競爭激烈的商業社會，如此女強人不「硬」，如何立足？七年來，梅姐每年必來香港一次，每次搖電話總約我二小時後在她的酒店 coffee shop 見面，之後她更要赴其他約會，不到兩三天便要乘飛機回家或是到別的国家去，從來不要我們接機送機這一套，連 coffee shop 的賬單也沒有一次讓我付過。

梅姐帶領我走進酒店房間後，馬上坐到一張大大的寫字枱後面，枱上早已放好貨辦及一些文件，我坐在她的對面，粗略地審查貨辦及那些文件，抬起頭來，窗外夕陽澄紅的陽光照遍了大半個房間，梅姐在夕陽下顯得格外艷麗，她從容得體的黑色套裝，比以前女強人的裝扮來得有風韻，額前少撮秀髮散開，遮不住微漾的幼紋，房間

雖沒有風，卻有風吹的感覺。

我將身軀挨在寬敞的靠背椅上，舒適地說：「謝謝你的到來，我可趁此機會舒展舒展，真的很疲倦。」

我眼尾瞟到身旁的床特別大，有六呎正方，就是兩個人躺在上面也很寬敞，房間也很大，很整潔，一陣陣幽香不知道從那裏傳來，這房間花費不輕呢！

「終日忙碌，連花錢也沒有時間。」梅姐道：「有時真懷疑那麼努力賺錢為了什麼？在我的國家裏，很多人欣羨我。富有、有品味，可算是單身貴族，熱門的追求對象，但那又怎樣？」

天空暗下來，黃昏的陽光已失去光彩，有些蒼茫的感覺，對面的梅姐顯得寂寞可憐。「讓我帶你到外面走走，看看香港美麗的夜景吧！」我道。

我們來到尖沙咀海傍的星光大道，七彩繽紛的燈光佈滿兩岸，輕微的海浪聲在暗黑的海面擊攘著。不少亮麗的船隻穿梭往來，使有活力的海港更有動感。一群一群的遊客在踮躑，一雙一雙的情侶在漫步。各人愉悅地欣賞維多利亞港的夜色，與身旁人欣訝讚嘆，分享夜景及同行者的溫馨。八時正，廣播聲響，介紹「幻彩詠香江」——全世界最大型的燈飾。輕快的音樂傳出，配以兩岸各大廈介紹，急促的燈光從中射出，

有霓虹、有雷射、有流竄、有爆炸式，刺激著眼、耳的官能。

我偷偷望向梅姐，見到她口兒微張，看得出神。七彩的燈光在她臉龐上閃亮，水汪汪的眼睛更光彩。歡呼聲起自四週，但梅姐仍是那樣安定及聚精會神。當梅姐發覺我在凝視她時，露了一個愜意的笑容，我窘問：「以前有看過嗎？」

她搖了搖頭，繼續觀看。

當我再度偷望梅姐時，發覺她別過頭，正在流淚，淚光顯得特別繽紛。我忙拿出紙巾，幫她揩拭，沒料到淚水更如泉湧，弄得我手忙腳亂，幸而人們正欣賞燈飾，沒有人留意。

此時，「幻彩詠香江」剛好完結，人群蜂湧著向尖沙咀碼頭擠去，嘈吵、吆喝的聲音此起彼伏，更有人吵鬧該向那方向走，也有因碰撞而吵架，一時間，場面混亂火爆。

遠處，一個光頭灰袍的出家人飄然而過，輕巧地消失在人叢中。

我像觸電般從迷茫中乍醒，趕忙對身旁的梅姐道歉，因有要事要馬上離開，留下梅姐在那裏。

新居入伙

今天我們搬進這二千呎的房子，美侖美奐，窗明几淨，總稱得上豪華吧，裝修了三個多月，加上設計、規劃，也不知花了多少時間，只記得我和妻親力親為，盡善盡美，不眠不休的設計、佈置，帶來我們不少苦樂參半的日子，如今總算大功告成，我們大清早靜靜的搬進來，不通知任何親朋好友，不去慶祝，只默默的去享受那成果。搬進來其實一點也不辛苦，因舊有的東西全拋棄掉，這所房子的大小物件都是全新的。我們整天在屋裏，面對屋前一望無際的海景，偶而放些柔和的音樂，或是播放一些大自然景物的影畫，客廳中那超大型的液晶體屏幕特別清晰亮麗。偶而我們走出露台，讓輕風吹拂，或看看飛鳥在蔚藍的天空翱翔。那燦爛的落日景象最吸引我們，使我們放下手上的活動，呆在那裏。傍晚，那燭光晚餐我們吃不了多少，因白天已品嚐了多次不同國籍的美食，使我們終日肚子飽滿，且奄奄欲睡。我很高興，那一刻就像獨自擁有一切，獨自擁有全世界。

不知什麼時候我睡著了，朦朧中我做著夢。在一條圍村的空地外掛著七彩繽紛的燈飾，大排筵席。親切的面孔，親切的笑容，熱熱鬧鬧，大吃大喝。隱約知道他們正

在慶祝新居入伙，已整整擾攘了一整天。空地旁一所新落成的大房子，燈火通明，屹立在破舊的村屋中，顯得格外豪華。屋裏面也正大排筵席，歡笑聲，交談聲，此起彼落，佳餚美食比屋外更豐盛，彷彿也在慶祝新居入伙。

我肚子感到很不舒服，輾轉反側，若睡若醒，突然聽到妻在廚房尖叫的聲音。我乍醒過來，連忙跑到她身旁，看到她驚惶地望著廚房的垃圾桶，只見桶中、桶旁及地上佈滿食物殘渣，千萬隻螞蟻、蟑螂及一些不知名的昆蟲在那裏蠕動。突然，妻嘔吐大作，將肚裏食物，飲料，還有一些不同顏色的虫噴向廚房地下的虫蟻中，但見牠們柔軟地在那裏滑動，相安在殘食中糾纏，仿似在共舞。我再也按捺不住，一口一口將肚內未消化的食物及蠕虫吐出來。

午膳時間，中環區總是熙來攘往，擁擠不堪。我走到離島線愉景碼頭上，擠身於藍空下的維多利亞港中，享受那陣陣海風，在寧靜的大自然中，心曠神怡。坐在花與樹旁，領帶不時被吹拂到臉上，輕撫中進入夢鄉。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乍醒過來，不是被任何噪音吵醒，而是被那靜止的寂靜弄醒。四周渺無一人，寧靜得出奇，海中船隻停泊在各處，默然不動。沒有汽車聲音，沒有人聲，連風聲也沒有，彷彿世界就凝在那裏。難道我已死掉嗎？但感覺卻那麼真實！還是我掉進另一時空中，或是正在做夢，或是我的眼睛及耳朵出了毛病，真是匪夷所思。

如果此刻跑出一些野人或惡棍盜賊怎麼辦，我摸摸袋中的錢包，四處搜索，看看有沒有警察或保安員的踪跡。從沒有感覺法律及軍隊的重要性。我打量著周圍的環境，那條路往人潮中？那條路可通往躲藏處？最後小心翼翼地走進那現代化的國際金融中心，裏面也是一個人也沒有，雖然肚子餓，卻找不到一個售貨員購買食物，我摸摸袋中的金錢，信用咭，八達通咭，一點用處也沒有。我拿起手提電話，查看股票及

地產行情，但多個辦事處響了半天都無人接聽。

突然想起答應今天去探望住在老人院中的父母，想想已有好長一段時間沒去探望他們，母親數天前來電詢問近況，才想起該是時候去探望他們。我跑到街上找計程車，沒想到平時繁忙的街道，連一部車子也沒有，沒有公共汽車，沒有小巴，沒有貨車，沒有豪華的私家車。獸在那裏，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心中害怕，不敢再向前走，我決定走回到離島線碼頭去，那樣會較安全，但仍掩不住心中的害怕。抬起頭，我看到高聳的國際金融中心矗立那裏，頂處內合，形成一個合掌，一心的手印，將虔誠表露無遺。想起那出家師父曾多次勸我皈依、受戒，卻沒有理會他，此刻，卻很想找他作皈依、受戒。並聆聽他常絮絮不休的什麼貪、嗔、痴，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慈、悲、喜、捨；戒、定、慧等……

突然，我像掉進深淵般不知所措，迷失在一大堆疑問中：生存為了什麼？存在價值如何？人生的意義何在？我從那裏來？往那裡去？

天旋地轉，我眼睛一黑，倒在地上，耳際響起師父的聲音：無煩惱可斷，無業可作，無戒可守，無眾生可度，菩薩當於眾生處求。

當我再睜開眼睛時，赫然發覺身旁有一個很大的路碑，上面寫著：北俱盧洲。

奇幻三部曲（一）定鏡

早上，我從睡夢中醒來，匆忙梳洗，走進升降機去，不停揉眼睛及扭動頸部肌肉，希望能清醒些及去除睏倦。當日升降機去到地面時，我矇矓中按一下掣，希望升降機門快點打開，當門開到一半時，我聽到機器被關掉的聲音，突然間，不單機內寂靜無聲，連外面的聲音都停頓了。整個世界震動一下，驟停在那裏。

我走出街外，看到萬物突然定在那裏的景象，沒有一點聲響，繁忙的街道，佈滿了不動的各類車輛，路旁的樹木，僵硬地植在那裏，沒有一片搖動的樹葉，一列火車怪誕地停在前面的路軌上，裡面沒有人移動，我抬頭望向天空，見到一架飛機停在蔚藍的天空中，仿似一幅畫。

我揉揉眼睛，問自己是世界出了問題還是自己出了問題，看看自己，竟然可以走動，跟平時沒有兩樣，拍拍面孔，仍有痛的感覺，看到世界困在那裏，而自己竟能自由走動，覺得很好玩，慢慢沿著路旁走，觀看這奇景。

路上一個男子正在抽煙，但煙在半空中停留不動，不上昇也不消散。一個少女拖著寵物小狗，小狗剛在拉糞，糞便定在半空，沒掉到地上。我在少女臉上捏一下，沒

聽到尖叫的聲音。一位老人正拿著一疊鈔票在數，我順手把鈔票取過來，塞進自己的口袋，但見老人仍呆呆站在那裏，目無表情。

在路的交匯點，一輛重型貨車正要轉過來，快要撞倒一個男子，但見該男子驚惶地睜大眼睛，等待被近在咫尺的貨車撞倒。我把那男子拉上行人路，放到地上，防止一宗交通意外的發生，得意地往前走。在一所醫院門前，我見到兩個救護員正為一個淌血的傷者急救，血凝在受傷的腳上，我趕忙拿起旁邊的繃帶幫他包紮好。如果在世界繼續活動前做些改變命運的事該很好玩吧，我邊想邊向前走。

但這世界什麼時候再啟動呢？這有恆的世界如果仍舊不動，那我怎辦？縱使擁有這世界，主宰這世界，有什麼意思？我心底感到一股寒意，不知所措，一股孤寂感從心底升起！這急促變化的城市，使我們生活得吃力及不適應，沒想到有恆的世界更叫人驚懼，那種死寂，不動，我打從心底震顫出來。想起那出家師父曾對我說：「無常是宇宙的真理，沒有不變的世界，不變的事物，變幻就是永恆，能勘破這無常世界，將解脫自在。」

如果沒有有恆世界，那我怎能存活？我會變成怎樣？我會迷失在永恆與無常間嗎？

我猛地停在那裏，掉過頭，飛快地跑回去，希望在那昇降機裏找到啟動掣，將世界發動起來。

奇幻三部曲（二）慢鏡

早上，我從睡夢中醒來，匆忙梳洗，走進昇降機去，不停揉眼睛及扭動頸部肌肉，希望能清醒些及去除睏倦。當昇降機去到地面時，我矇矓中按一下掣，希望升降機門快點打開，當門開到一半時，我聽到機器被關掉的聲音，整個世界震動一下。

我走出街外，看到萬物慢慢移動，一副泰然的景象。平日繁忙的街道，各類行人及車輛突然慢下來，世界在悠閒中流動。路旁的樹木，在燦爛的陽光中輕輕搖動；一列火車在路軌中平和地滑動；我抬頭望向天空，見到一架飛機在蔚藍的天空中一點一點挪動。

我揉揉眼睛，感到有點不耐煩，不知道世界出了什麼問題，幸而我的行動仍然靈活，比路中的車輛還快速，覺得很好玩，慢慢沿著路旁走，觀看這奇景。

路上一個男子正在抽煙，每抽一口需一分鐘的長時間。一個美少女拖著寵物小狗散步，我在她臉上捏一下，聽到尖叫的聲音，但我已跑到街尾去，雖然那只小狗追趕著我，但距離仍遠。一位老人正拿著一疊鈔票在數，我順手把鈔票搶過來，塞進自己的口袋，老人惶恐地用手指著我「呀呀」地叫，但我人已跑到街尾，轉到另一條街道

去。

在路的交匯點，一輛重型貨車慢慢轉過來，快要撞倒一個行動遲緩的男子，但見該男子驚惶地睜大眼睛，等待車禍的發生。我敏捷地把那男子拉上行人路，得意地往前走。在一所醫院門前，我見到兩個救護員正慢吞吞地為一個淌血的傷者急救，忍不住拿起旁邊的繃帶極快速地幫他包紮好，留下那兩個慚愧的救護員在當地。如果在世界回復速度前做些改變命運的事該很好玩吧，我邊想邊向前走。

但這世界什麼時候恢復呢？縱使擁有這世界，主宰這世界，有什麼意思？將世界遺在後面，獨自上路會快樂嗎？不協調的世界，英雄的孤寂從心底升起，我感到一股寒意，不知所措。想起那出家師父曾對我說：「萬事萬物在流動，不容回顧；時代巨輪在轉動，躊躇踟躕只會被吞噬，這不單是個人的，更有為大眾的使命；沒有個人解脫這回事，要麼一起解脫，要麼隨波墮落。」

如果沒有個人世界，那我怎辦？如果要與喜愛及不喜愛的人邁前，將使我迷失！我猛地停在那裏，掉過頭，飛快地跑回去，希望在那昇降機裏找到還原掣，將世界發動起來。

奇幻三部曲（三）快鏡

早上，我從睡夢醒中來，匆忙梳洗，走進昇降機去，不停揉眼睛及扭動頸部肌肉，希望能清醒些及去除睏倦，當昇降機去到地面時，我矇矓中按一下掣，希望昇降機門快點打開，當門開到一半時，我聽到機器加速燥動的聲音。突然間，整個世界像擾攘起來。

我走出街外，看到萬物急促移動，每個人走得比跑還要快，車輛如箭射過，路旁的樹木不耐煩地扭動，將樹葉抖落，一列火車如長矛被擲向遠處。我抬頭望向天空，彷彿見到一架飛機飛越，留下長長的白痕。

我揉揉眼睛，感到有點暈眩，看到身旁快速轉換的景象，覺得很好玩，慢慢沿著路旁走，觀看這奇景。

路上一個男子正在抽煙，啜吐啜吐，不消一分鐘已抽完，擲往地上。一個少女拖著寵物小狗急急走過，把我撞到一旁，頭也不回消失在街尾轉角處，一位老人正拿著一疊鈔票在數，一把塞進口袋裡，目無表情地瞪著我。

在路的交匯點，一輛重型貨車衝出來，將一個男子撞到飛起，拋上行人路我的身

旁。我趕忙俯下身來察看他的傷勢，考慮如何為他止血。冷不防被兩個救護員推開，看到他們極熟練的為傷者包紮好，抬上救護車，揚長而去。世界暢順地活動，不需我操心，不容我參予，該安心放下一切，心無掛礙，我邊想邊向前走。

但這個世界什麼時候恢復呢？彷彿進步，現代化的世界就如浮光掠影，完全掌握不到，亦不知意義何在？我與現實間有道鴻溝，一股寒意在心底昇起。時光飛逝，轉瞬即成過去，留也留不住，就是停下來駐足也不成。想起那出家師父曾對我說：「萬物遷流不居，巨輪在轉動，擋也擋不住，連慢下來也不可以，沒有商討餘地，我們需接受這無常變化，但在這繽紛的幻影中，我們應保住那如如不動的心。」

過去不但留不住，且愈來愈遠。快速流動的現在，轉瞬即成過去。未來無從捉摸，掌握，也很快消失。

我猛地停在那裏，掉過頭，飛快地跑回去，希望在那昇降機裏找到啟動掣，將世界慢下來。但周遭的人和車遠比我移動得急促。

二零四七年

公元二零四七年，國棟躲在一處一千多平方尺的屋子裏，對著一部大螢幕的液晶體電腦，正與遠在美國的妻子聯系上，妻子大大的頭部影像投射在大螢幕上，國棟先發言：「聽說你們那面冷得很厲害，外面積雪很深？」

「大概是吧，我已有一個多月沒出外了。」妻答：「讓我們散步，邊走邊聊。我已按了散步掣，如果要加鳥語，該按那個掣呢？」

「你先按選項、再按六塵、再按聲塵、再按鳥語。」

「你不要不加綠茵草地及花香呢？是否你我兩方面都要按掣呢？」妻問。

「不一定，你按就有那些功能，不一定要同步，雖然我們一起散步，但不一定需要有同樣的功能。那面你可聽到鳥語，但我只要不按鳥語，便毋需聽到。」國棟繼續教她道：「你可按觸塵，選擇草地，其中有強弱十項感覺讓你選擇。如果你要求不高，可按六塵掣，再按B1，六種感官將依中度強弱同時出現。最後，你要按『超真』系統，這系統很好，它有720度的視角，除前後左右360度外，更有仰視、俯視，比真實景象更全面，所以叫超真系統，但別按錯它旁邊的『高清』掣，『高清』已過時，再沒

人用了，你可先把掣封起來。」

「呀，不錯，」妻雀躍道：「這系統果然很好，我彷彿置身綠野中，雖然身在千里外，也感到你的手溫暖地握著我的，但請你把散步速度按慢一點好嗎？你臉部的繃紋很像多了，我這裏看得很清晰，我介紹你用一隻 Jotion 好嗎？」

「你那面的金融危機解決了嗎？」國棟問：「股市仍被人操縱嗎？我真不明白，為什麼人們對這些虛擬的貨幣、數字仍是那麼著迷、瘋狂，幸而政府不准炒作食物、日用品等必需品，否則將有人命損失！」

「前天一個社會學家在國家地理雜誌裏分析，雖然人們已不愁衣食，但對生命愈來愈迷茫，有些已失去人生意義，自殺數字與日俱增，炒股票、賭博是他們唯一出路。」妻頓了一頓，問：「你們亞洲那面的垃圾環保管完成了嗎？」

「已弄好了」，國棟答：「我們的管通向南極，與你們通向北極的不同。且我們的更先進，與能源管同步運作，能源由數個衛星由引力帶到南極的能源管，再轉送到亞洲來，這引力引發離心力，將垃圾通過環保管帶到南極，由離心力帶到太空去，並同時引發引力帶動能源，循環不息。當然，這些 Hitech 你不會明白的。」

「聽說你們那面最近有人示威抗議，所為何事呢？」

「已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這些活動，再沒有人抗議最低工資、老人福利、無良老闆、加價等。自從食物，住屋，衣著，日用品由政府免費供應後，我以為世界和平了。人們不需要外出產生爭執，只須躲在家裏對著電腦，按按掣便可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遊戲，運動可透過超真機完成，沒有汽車，沒有污染，沒有車禍。該是人間淨土。」國棟的聲音變得柔弱：「沒想到仍有示威抗議，前一陣子有婦解分子抗議男尊女卑；非洲移民抗議知識攔斷，膚色歧視；仍有一大堆人抗議要為六四翻案。計劃中的抗議有複製人、機械人、不老藥、不死藥、宗教攔斷，看來暴風雨即將來臨呢……」

「糟糕，我忘記了夠鐘做 facial 及纖體。」妻打斷國棟道：「有空請為我查查那裏上 course 操作超真機。」

「好的，我也有點肚子餓，正是時候 Download 一份健康素食。」

「請控制份量，小心體重。」

「忘情劍」俠

明崇禎年間，朝廷腐敗，官吏只求一己私利，對治理國家，任意妄為。上行下效，地方混亂，流寇四起，始為生存而犯法，慢慢將犯法視為平常，草菅人命，殺人越貨。老百姓報官不應，更遭無理懲治，任由宰割，一小撮遊俠出來，懲奸警惡，力挽狂瀾。

官道上，人來人往，表面熱鬧非常，實際人心惶惶，人們攜著大包小包行囊，扶老携幼，找尋棲身之所。「忘情劍」背負長劍，在人叢中慢慢走著，離遠看到一個彪形大漢，手提大刀，朝著這面走來，看到攤檔合適食物，順手拿來放到口中咀嚼，檔主在他凶惡目光下，不敢吭聲要錢。路上行人紛紛躲開，不敢阻他去路，偶爾在他前面阻礙的人，被他粗暴推開。當快要走近時，「忘情劍」與他四目冷冷對望，只見大漢雙腳黏地，慢慢移行，他知道那是備戰狀態，雙腳黏地，可隨時進行攻擊，且能避免被雜物絆倒。他更注意到大漢慢慢將膝蓋屈曲，待隨時進行攻擊。他也慢慢腳黏地移行，膝蓋微曲，未到最後階段，不想屈曲太多，虛耗體力。大漢提起大刀，他也相應從背後抽出長劍，輕輕平放到肩上，減少體力虛耗。由於劍經過特別打造，格外輕盈，僵持愈久，將對他有利。這刻只須極度專注，用勢懾服對方，只待致命一擊。目

光定地冷酷注視大漢雙眼，慢慢籠罩著他全身，一股氣勢如虎擒羊般圍著大漢，不讓他逃脫。旁邊路人早已躲得老遠，那股氣牆，無人敢走近。

遠處一隊送殯行列正慢慢走來，吹打著喪樂，將紙錢、白票漫天撒，四人抬著一口棺木，天色突然昏暗下來。「忘情劍」將注意力拉回，緊守著「制心一處」招數，等待殲敵的機會。大漢臉上微微滲著汗，目光從冷峻變成猶疑，隨著送殯行列走近，露出少許懼色。這些轉變全在「忘情劍」眼底。他將肩上的劍慢慢提起，加緊「制心一處」招數，將冷酷的目光從大漢雙目移向眉心，那將是落劍的地方。

*

*

*

「忘情劍」與日本浪人正在茶寮外對峙，但見那日本浪人散髮掩蓋了一邊面，鬼神秘卻極堅毅地凝視他，腳踏「人」字拖鞋，緩緩將腰間的利劍拔出來，高舉過頂，一股山洪爆發的氣勢在凝聚。腰的另一邊掛了一柄短劍，一時間「忘情劍」參透不出那短劍的作用，對於浪人的打扮，步法，腰馬及泰山壓頂的氣勢，完全感到陌生，一股寒意從心底升起，恐懼、痛楚、狂叫、死亡在腦內閃現。

「忘情劍」警覺地大喝一聲，像瘋人般將劍亂砍，眼睛睜得大大，露出極度恐慌的神色，口中不斷聲嘶力竭的狂叫，那些劍招毫無章法，跌跌撞撞的不斷向敵人猛撲。

浪人極冷靜地注視敵人，有機會攻擊時，卻被「忘情劍」左躲右閃，爬走擲物，避開他的攻擊。

茶寮的客人早已走避開，不單裏面的用具枱椅被二劍士破壞掉，連簡陋的茶寮也倒塌一半。「忘情劍」不斷向浪人擲物，突然將手中劍飛擲出，浪人用劍把飛劍撩到屋外，錯愕地思考何以劍能離劍士之手。冷不防「忘情劍」將一個哭喊中的嬰兒擲向他，浪人將嬰兒接到手中，剛放下。只見白光一閃，一支匕首從爬在地下的「忘情劍」手中激射出，直插咽喉。浪人發出數聲嘶吶後倒下，手中仍握著劍不放。

*

*

*

「忘情劍」來到渡頭，但見一個佝僂的老和尚在整理木筏，匆忙將眾人划到對岸，不管男女老少，分文不取，有些好心的渡客，偷偷將錢留在筏上離去。後面遠處傳來狂喊及殺戮的聲音，夾雜著小孩的哭叫。這面眾人默默無聲，趕快擠到筏上，老和尚不發一言熟練地將眾人划到對岸。「忘情劍」小心觀察老和尚的步履及手功，確認不是一個武者後，與最後一群人踏上木筏，才到對岸，老和尚將一些乾糧交給一對婦孺，著他們趕快離開，然後小心將木筏藏在長葦中，一隊官兵趕到，隔河呼老和尚，卻見他裝聾慢慢離去。

「忘情劍」追上老和尚問：「敢問師父法號？」

「大渡和尚。」

四分鐘

我坐在巴士上層最後排，半睡半醒觀看車內的電視。車正風馳電掣往元朗方向駛去，車外風和日麗，車內只有數位乘客散在各處打瞌睡。

車衝進長長的大欖隧道內，司機忘記開燈，車顯得格外陰暗，電視及所有通訊突然中斷，無比寧靜。車子出奇猛烈震動一下，仍然向前飛奔。

一陣陰風吹過，一隻長髮女鬼從車前面下層飄上來，拿著一張薄被，輕輕蓋在前排一個正熟睡的小孩身上。車內兩部小型電視機突然亮起來，映著女鬼的動作，播著駭人的音響。女鬼在小孩四週飄蕩，依依不捨望著小孩。

電視機畫面映著一個母親與小孩在一片草地上玩耍，樂也融融，二人臉上掛著陽光的笑容，更不時傳來輕快的歌聲。

車內微光霎動一下，一股吸力從車下層將女鬼慢慢吸往下去，但見女鬼伸手欲抓小孩，不捨地從梯洞被吸往下層。

車子仍在幽暗的隧道內向前飛奔，一陣陰風吹過，一隻男鬼從下層飄上來，坐在一個人正在熟睡的女子身旁，男鬼將一件外衣輕蓋在女子身上，默默呆坐那裏，讓女子

將頭斜靠到他的肩膀上。

電視機畫面正播映著一對男女對坐在大海旁一塊巨石上，互握雙手，含情脈脈，海浪在下面激盪，柔風在男女髮端吹拂。

車內微光霎動一下，一股吸力將男鬼吸往下層，但見男鬼雙手伸向女子，已來不及抓住，慢慢飄向下層去。

車子仍在向前飛奔，電視機內，一個小孩正在啜泣，四處彷徨張望，仿似在尋找。一隻小鬼從下層飄上來，輕搖著一個熟睡女子的臂膀，不時啜泣，輕揩臉上的淚。

電視機畫面轉到一個熱鬧的市集，一個女人拖著小孩到處走動，小孩跟在後面不斷舐吸手中的冰淇淋，雙眼好奇地觀看週圍的事物。

車內微光霎動一下，一股吸力將小鬼吸往下層，但見小鬼雙手伸向熟睡中的女子，欲呼叫掙扎，卻無助地飄向下層去。

四分鐘後，車子衝出大欖隧道，一大片元朗平原就在前面，但天地變色，整個世界變得陰森恐怖、灰暗。

電視機正播放著新聞，一個台灣新聞報導員正高音喋喋報告：今早總統府發佈消息，宣佈質子彈已研製成功，只可惜議會內未能達到共識，改良至要求的應用上。有

此議員要求基於人道立場，引爆質子彈時，敵人能無痛楚及迅速死亡；有些議員要求減輕爆炸力，不能破壞死者肉體，讓他們去得有尊嚴；有些議員要求將質子彈改良，讓每一個中彈死者能延遲死亡時間四分鐘，好去交代生前事務。

畫面轉到議會內，一大羣衣冠楚楚的人在打架，有男有女，扭作一團。

車內燈光突然全亮起來，我望向身旁的車窗，在外面陰暗的景象下恰似一面鏡子，反影車內景象，我看到自己光禿的頭顱及一身灰色的僧服。

觀音誕

素食店老闆齋哥獨坐在店內，正憂愁生意淡泊，自言自語道：「為何開張數月生意仍是那麼差？素食有益健康，為何人們偏要到食店吃肉呢？我那麼發心推廣素食都是為人們好，為佛教好，看我在店內騰出地方讓人放善書結緣，可見不是單純為了賺錢，菩薩如此不保佑，我也無話可說了！」

一位慈祥的老婦，面帶笑容慢慢走進來。齋哥忙上前熱烈招呼道：「歡迎，歡迎光臨，請坐，我倒些開水給你，不用收茶芥錢。」

「謝謝，」老婦緩緩道：「我要一碗羅漢齋麵，多少錢一碗？」

「廿塊錢，」齋哥道：「老人家我收你九折好了，十八塊錢吧。」

「會否太少呢！」老婦不好意思道：「看來你生意不大好，必定很困難吧！」

「不要緊，能多一個人吃素，少一分殺業也是好事。」齋哥無可奈何道，頹然坐在一旁。

「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老婦吃畢問：「今天是觀音誕，我每月的佛誕、初一、十五、齋期必出外用膳，請你在這些日子在門外貼上通告，提醒我進來吃素好

嗎？」

「好的，」齋哥爽快道：「我更會在這些日子推出特價套餐，讓多些人受惠。」

「你可否在門外設一小書架，讓善心人放下善書與人結緣呢？」老婦繼續要求道：「店內能否設一佛桌，供奉佛菩薩，讓人參拜呢？」

「可以，」齋哥毫不猶疑道：「店外我會做一個大點的書架，店內做一張大型的供桌，請些大型的佛像到來。」

「謝謝！」老婦滿意地慢步離去。這天很多顧客進來，生意出奇地好。

接下來的數天，齋哥忙著辦理答應老婦的事，說也奇怪，素食店生意一天比一天好。當老婦再來時，齋哥滿天歡喜地迎向她，訴說著多日來的忙碌事務，並答應以後免費招待老婦用膳。

如是過了兩年，素食店生意忙得不亦樂乎，齋哥的經濟大大改善，一切顯得美滿如意。

一天齋哥發覺老婦用膳完畢，離去前卻停下來問：「為何齋期不但沒有特價品，還要加一收費呢？」

「顧客太多了，我們招呼不來，才出此下策。」齋哥無奈答道。

「為什麼店內的供佛桌改小了呢？」老婦追問道。

「地方不夠，唯有將就一點，以前的發心我仍沒放棄。」齋哥皺眉無奈道：「下個月這裏的店鋪要加租，業主貪得無厭，使我們百上加斤。」

「為什麼店外的書架不見了？」老婦續問道。

「唉！那些所謂善心人，大批大批的書塞過來，我們那有地方存放。」齋哥煩燥道：「有些書更是迷信壞書，我們那有人手處理。我們的職員又懶又蠢，自己的工作也做不好，那有餘暇處理這些善書。」

自那天以後，齋哥再沒有見老婦出現過，當感到有一點懷念老婦時，看看月曆，正好是觀音誕。

不死傳說

從單細胞館走出來，熾熱的太陽照得我後腦隱隱作痛。剛做完臉皮及鼻骨手術，不知道效果如何？但這些「小兒科」相信不會與計劃有多大差異吧！反正一兩年後潮流改變，好壞也需再作一次整形手術。這個成熟潮流look，帶點憂鬱，足夠晚上的舞會結識異性了。手、腳及心臟在數月前剛換過，今天晚上定能發揮功效，只是仍有局部失憶，偶然感到極疲倦，希望下個月的腦細胞注射能改善。想想，下星期剛好八百歲了，需作一次全面的「名色」檢查，來一次精神與肉體的重新複合。

自從人的壽命因不斷換器官，換細胞延續後，日子過得特別長，一天的時間，百無聊賴，仿似從前的一個月，且不斷變得悠長。食丸大行其道，沒有人餓死，不用工作賺錢過活，醫學昌明，軀殼任何一部分皆可以更換，連腦細胞也可藉注射而更換。如果沒有災難，沒人需要受救濟。整個社會無所事事，每天都在享樂，醉生夢死。

本想去找父母，已有數十年不見了，但想到他們整容後面貌比我年輕許多便無法接受。算了吧，無謂再吵架了，聽說最近他們已離異且各自找到伴侶呢，更叫我逃避不敢面對。妻子多年前離我而去，沒有一點難過，一點可惜，心裏反而暗暗叫好，自

從她做了一個美人手術後，那份囂張，高不可攀，叫人無從接近。她那毫不優雅的聲音，惡心腸與美態共聚，顯得格格不入，就像一隻半人半獸的怪物。我不敢相信那是自己的妻子，跟我初認識她時判若兩人。別提了，那是一場噩夢。

本來是一個好機會讓我找回初戀情人，聽說她正好單身，但那更是噩夢中的噩夢。那天我打扮得格外隆重應約，沒想到多年不見的她，竟變了一個雄糾糾的俊男，連他也沒想到多次做「變身整形」後變成這樣子……

如今我已沒有朋友了，不單我不滿意他們，他們也不滿意我，說我變了。我那裏有變？我仍是從前的我，只是較喜歡享樂吧！算了，算了，希望今晚的舞會能結識多一些朋友，不再孤單。期待著認識知己，不管男女，但千萬不要世故，奸詐。

突然，一個老和尚從我前面走過，已有很多年沒有見到老人了，怎麼會跑出一個老人來呢？我好奇地問他：「師父，為什麼你不往『變身整形』呢？」

「我毋需別人喜歡我，何需美容？老了，死了，就由他去，很快又輪迴，投生，與你們相差不多。生生死死，不外如是，何需掛礙。且我不想我的存在防礙他人，自自然然，讓它適當調節，也不想這個世界人口過多。我，算不了什麼！我，又是什麼呢？本就不該有我。」

最後一個好人

偌大的會議室內，中間安放著一張可供數十人會議的長桌。我被帶進房內會議桌的最遠處獨坐。室內氣溫溫和，光線畧嫌幽暗，隔音設備優良，顯得特別寧靜，三面牆皆圍著巨大屏幕，只有一面牆全是落地玻璃，可看到遠方的日落，及近處佈滿建築物的屋頂。我無暇再欣賞這些景象，心中盤算著國家總統約我來的目的及數十種對策，政治是黑暗的，卑劣的，我要小心，但亦是做福大眾的最好機會，要把握。

十分鐘的胡思亂想後，室內燈光稍增強，三面牆的巨大屏幕自動亮起來。我赫然見到對面屏幕播放著我集團公司的介紹，從數十年前的創業至如今的十多間上市公司。我的影像不斷在屏幕出現，被誇讚著從無到有的傳奇。另一面屏幕播放著國家多年來的經濟數據，大事回顧，及在國際中的地位。我後面的屏幕播放著未來的分析，預測。

突然一把溫柔的女播音聲響起，不斷重複：「謝謝蒞臨，此次談話內容將被歸入第四類機密，請放心交談。」

不到一分鐘，總統從一扇門走進來，他向後面兩個隨從交代一些事情後，坐在我遠處的對面，我站起來，喚一聲：總統先生。只見他微笑，稍揚手示意我坐下，再示意我繼續觀看屏幕，他畧側身軀，微笑觀看屏幕、窗外，及打量遠處的我。突然，所有屏幕自動關掉，總統悠閒道：「國家已進入一個危急時期，債台高築，國民生產總值連利息也快要付不起。歷屆總統窮兵續武，大事消費，只顧個人名利，將國家推向破產邊緣，再將包袱交給下一位總統。一個大風暴正蘊釀，影響全世界。人類面臨一次可怕的淘汰賽，沒有人能預測將來會變成怎樣。」

沒想到平時在電視上看到爽快，果斷，充滿爆炸力的總統，會是那麼淡定，悠閒，充滿微笑，判若兩人。總統先生稍停一會續道：「貴公司多年來踏實經營，在社會上取得重大成就，控制了通訊、金融、食品、物流等行業，可喜可賀，國家很感激汝等所作貢獻，未來將有更多倚重之處。」

「謝謝總統先生謬誇，我幼承庭訓，先父嚴導，為商不能欺騙，不能不守信，且不時反省有否利益大眾，事事以利他先行。」說到營商，我有點不能自控道：「縱觀其他公司，幾乎沒有一間不巧取豪奪，弄至怨聲四起，最後顧客都跑來光顧我們……」「做得好。」總統先生打斷我道：「請仔細想想我剛說的話，我稍後回來。」

總統先生慢步走出室外，對面屏幕即時亮起，播放著世界動盪的預測景象。

沒多久，門再度打開，總統先生慢步到房間中央的一個位子上坐下道：「國家將大亂，世界也將大亂，地球上無一地方倖免，人類面臨毀滅。」

總統先生無助地坐在那裏，默然遠望窗外。過了一會望著我道：「你有聽過挪亞方舟吧！我要你將現有的企業質素保持，並無限擴大，建設一個人間淨土。國家會盡一切努力保護及幫助你。稍後國務卿、國家安全局長及財務部長會分別與你討論一些措施及細節。」

「但國家尚有其他大企業及人才，為何不找他們呢？」我不解地問。

「根據因果律，他們自私自利的行徑，必遭天譴，如何拯救國家？」總統先生續解釋道：「況且你們的企業掌握重要命脈，在拯救國家的行動中，可以發揮很大的力量。」

總統先生默然走出室外，對面屏幕再度亮起，但我全看不進去，心中千百個念頭轉動，有種透不過氣的感覺。不久，總統先生快步走進來，坐在一張離我不遠的椅子上，再沒有一點笑容。我不待他開口趕忙問：「是否要在一個遠離塵囂的地方建立一個淨土？」

「不是，不是。」總統先生道：「你要在現有的基礎上，現有的地方繼續努力，且要不斷增加經營地點。但必須在人群中。最繁華最危險的地方才能發揮最大功效。」

「我有多少時間？」

「沒有人知道。世界正處於急速轉變中，跟得上自能生存，默守成規定被淘汰。」總統先生堅定道：「世界景象，好壞皆虛幻。但環境如何，俱不影響個人的果報。好人在亂世中仍會有好報，不用擔心。多作好事，再惡劣的環境也可變好過來。」

總統先生慢步走向室外。我按捺不住問：「總統先生，為何你不因循苟且，如此積極？」

總統先生停下來，沒有轉回頭，對著門自嚙般道：「我患了絕症，不久人世，沒有一天睡得安寧。有一次在醫院的花園中遇到一個出家人，他叫我放下一切，做好事壞，雖然結果一樣沒得救，但為何不做好呢？為何要做壞呢？雖然我知道師父只是順口說說，他自己也不太瞭解。但自此我卻睡得安寧，要是此刻長睡。我相信也會是安寧的。」

倒數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Happy New Year。」人群爆出發呼聲、喇叭聲，伴以空中煙花的爆炸聲，配上七彩繽紛，充滿動感的煙花，使整個城市熱鬧非常。湯姆與莎朗緊擁在一起，互祝新年快樂，手拖手離開人群。

「好了，新的一年來臨，舊的一年總算過去，可真的等得不耐煩啊。」湯姆面帶笑容道。

「舊的日子真的那麼可憎嗎？新的一年一定會好嗎？」一把落寞的聲音從暗角傳出來。湯姆從煙花的光芒中看到一個老人在黑暗中呆呆望著他們道。

「伯伯，你是否不舒服？」莎朗憐憫問道，但見老人精神還可以，改口問：「你今年多大年紀？」

「本來八十，剛剛踏上八十一。別看我這年紀以為生命很長，其實我比任何人命短，皆因與這年青人剛才所說的想法一樣。我奉勸你們不要像我般浪費光陰、生命。」伯伯嘆一口氣道：「年少時，在學校裏等畢業，天天在倒數離校的一天，對當下的日子從沒珍惜過，甚至討厭，希望新的一天到來。待畢業後等工作，一天一天的倒數。」

跟著談戀愛，等貯錢、結婚、買樓。日曆給塗花掉，為的是倒數那些日子快點來臨。焦慮中，孩子出生了，希望孩子快高長大，要為他貯一筆大學教育費用。一連串的計算、塗花日曆，當然還有無數的等待、倒數。」

伯伯搖搖頭，稍歇一會，苦笑：「當踏入老年，正要享受人生時，突來一場大病。我重新等待，倒數，希望那病苦快點離去。病好後，我決定停止那一生的等待日子，好好活在當下。但算算年紀，生命在那一刻竟自動倒數起來，我已無能為力。回顧一生，盡是等車，等交通燈轉，等股票市場開市，等放假，等定單合約批出，等……倒數。我很後悔。」

突然一聲爆炸巨響，一個巨型煙花在空中散開來，緊接著數個巨型煙花在夜空中光芒四射，引來群眾不斷的喝采。湯姆與莎朗被吸引著仰望天際，待回首伯伯時，發覺已消失在黑暗中。

秘密政府

在西藏一處野外，皓皓白雪。一老一年青喇嘛及一位西方男子盤坐在地上對談。年青喇嘛對西方男子道：「大衛先生，你老遠跑到西藏來，真的認為世界已面臨侵略危機，只有西藏能拯救地球嗎？」

「沒錯，這些侵略者組織龐大，已控制了地球上絕大部分國家，包括英、美、法、俄等大國，由於中國閉關自守，幅員廣大，一時未能被侵佔，但現代中國的開放政策，將被加速滲透。沒有人留意越開放，先進，現代化的國家，竟是最容易被侵略的國家。中國淪陷將是不久的事，屆時全世界將被掌控，為所欲為。這些侵略者會改變一向極低調的作風，公開宣布掌管地球。」

「這些侵略者組織有多大？歷史多久？」年青喇嘛不解地問。

「侵略者組織非常龐大，它們的結構，運作，系統比世上任何政府完善有效。但近千年的陰謀，卻隱藏得很好，極秘密進行，因此世上知道的人不多，認識不深，故有『秘密政府』之稱。」大衛望向遠處，思索道：「秘密政府的侵略從約一千年前開始，最初是一群叫維基的半人半獸族，無人知道他們的來處，有說從外太空來；有說

地球另類族群的不同進化；有說是世外族群壯大後入主中原。近千年的進化及與世人的混種，已與世人無異，只是有時會作出些反常的行為，如獸性的表現、犯罪、精神失常等。

你們不要以為世上發生的大事皆偶然，其實都是這秘密政府的傑作。如地震、戰爭、JF.O、美國經濟大蕭條、金融風暴、地球氣候反常、刺殺甘迺迪等，都是他們的傑作。世上的大人物，如總統，超級富豪等，都是他們的人或被他們掌控的人。世上很多猝死，失蹤的人皆因不聽話或是要揭露秘密。亦有一朝致富、飛黃騰達、或是突握大權的人，皆因秘密政府的擺布及利用。為了個己私利，很多人助紂為虐，使這陰謀能如此隱秘進行。」

「他們的大本營在那裏？」年青喇嘛好奇地問。

「他們就住在地球裏面，原來地心四通八達，繁忙不下於地球表面。在南極及北極各有一個出入口，科技遠超人類，不要以為世界大國能遠征太空的科技是自己的本領，其實是這秘密政府的協助。」

「他們如此超能，何不一下子征服地球，為王為帝呢？」年青喇嘛不解問。

「你有見過貓捉老鼠吧！牠們也是好玩，不會一下子殺死老鼠。這些維基族人雖

然聰明非凡，心智卻不太成熟。當然尚有其他原因，正是我追查方向之一。」大衛稍頓一會，轉向老喇嘛，正式道：「世上除了中國尚未被全征服外，只有西藏這個神秘地方隱含拯救世界之道，正是我此行的目的。」

「世上弱者被強者征服掌控。其實不論強者、弱者皆受控制——因果。但亦沒有操控者。因為因果就是自作自受。地球未來的好壞，有其必然因果。」老喇嘛微仰望著大衛道。

大衛默然半晌道：「謝謝師父！我會繼續追蹤，阻撓入侵。」

「追蹤阻撓也是因果。」老喇嘛自語道，大衛已站起來離去。

（歷史上，成就偉大事業必有魔擾；同樣，邪惡產生必有正義力量去對抗）

死在書堆下

天空是藍色的，血在流著。雖僅一扇窗，仍能看到無瑕的蔚藍天空，外面的世界一定風和日麗。身體多處感到疼痛，但弄不清是壓著雜物之處還是被書壓著的地方作痛。依稀記得一聲霹靂，一箱箱書如泰山壓頂，書本紙張如天女散花般鋪天蓋地。跟著天旋地轉，昏過去。嗅到血的腥味，傷得有多重？嗅到書本紙張的香味。糟糕，還有很多箱書要整理，待搬到石峽尾去呢！希望快點有人到來拯救，好讓我在新年到來前整理好。糟糕，沒有很多人知道我在這裏，平時沒有與人交往。吃飯，睡覺都是一個人，或是累得在貨倉裏睡著，恐怕沒有人知道我這裏發生意外。糟糕，門已上鎖，就是有人到來，也不知道我困在這裏吧！

天空是藍色的，血在流著。疼痛很像減輕了些，依稀醒過來，再昏掉，很像見到星光，弄不清楚是幻覺，做夢，還是真實。嗅到書香，滿室的書，記起那些書展，一次一次的書展，從香港到台灣，學校，商場，到會議展覽中心。一團隊的工作人員到只剩自己的單打獨鬥，他們都說我是超人。其實我有武功底子，亦是太極高手，只要慢慢的搬動，雖汗流浹背，就當是運動好了，正好約束我過胖的身軀。唉！要不是

我忙於把工作完成，強忍著晚一點才吃飯，弄至手軟腳軟，這些書如何壓得住我？動彈不得。要不是捱了兩晚夜，憑這一點點已習慣的重量，能壓得住我嗎？要不是醫生說我積勞成疾，這些我揭過無數頁的書，能這樣羞辱我嗎？糟糕，我實在忍不住要撒尿了，以後只要感到需要，我一定停下工作往衛生間去，不再拖延，這次如何有面目見人？

天空是藍色的，血在流著。萬籟俱寂，依稀曾聽到街外嘈吵的聲音，但沒有人敲門，沒有叫喚，只嗅到書香及見到滿室的書，一本一本的書盛載著無限的智慧，偉大的心靈。聽過無數的讚嘆，來自相熟的、陌生的、同行的、知識分子、教授、甚至外地專程到來的，說我有眼光，很會挑書，很專業。雖然嘴巴謙虛，仍忍不住心中的沾沾自喜，正是這些讚嘆，使我能堅持忍耐，甚至不怕虧損去出版一系列頂級的書，惹來更多的讚嘆，催使我出版必虧本的數種雜誌，可這些都是我心頭好，幾經掙扎，千辛萬苦才催生這些子女，無奈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眼巴巴看著心愛夭折，那些讚嘆實彌補不了心中的創傷，殘留下來的，雖屢經勸誡，仍不忍割價賤售。但最心痛的是見到那些多年顧客，從此退出江湖：有不再買書的，有只顧搵銀的，有移民的，有失蹤的，有轉到別處購買花巧、功利書的，最要命是改看那些八卦、私隱書，也有偷偷

瞞著我往網上購書，卻怪我人變了，不再熱誠，甚至不友善。其實變的是他們，別看他們年青時充滿怒吼，咒罵，或是正義，高風亮節，竟俯首甘為孺子牛，或屈服地裝出慈祥的笑容，昔日的夢想，壯志不再，顧左右而言他。糟糕！我獨力出版的唯一依靠——電腦，不知有壓壞否？早說過這些纖巧的工具應該放到較好的地方去，唉！只要經濟好點，我一定趕快辦。

天空是藍色的，血在流著。今天是什麼日子？我獸在這裏多久了？為什麼還沒有人來啊？快點讓我出去，我正構思一個虛擬經濟計劃，如果成功的話，可購買一個比這裏大多倍的物業，除了自己多方面經營外，我更會預留部份給有理想的人去實踐他們的文化大業，不收取分文，希望各方英雄好漢在此聚義，熱熱鬧鬧。那些偷書賊便沒有機會趁我去洗手間時將書從窗口拋下街給接應的盜賊。女朋友也會因手上有些東西而不會妒忌書離我而去。糟糕！我要趕快出去，到銀行辦理存錢，免得開出的支票因存款不足而退票。那麼，向政府在石峽尾租賃的文化中心單位，可能會被取消，重出江湖的希望將成泡影，很多新知舊雨將會失望。新年快到，我要趁此機會見很多人，宣布我重出江湖的計劃，讓他們驚喜，讓文化得以久延，對有心人，我會透露其他大計，集思廣益，或許聽到更多讚賞。不再作一人戰爭，這次要轟轟烈烈，廣納英雄義

士，名垂千古。

天空是藍色的，血在流著。依稀聽到門外大廈管理員的吵嚷：啊！怎麼會這樣臭，是腐臭啊！

曾經有一個出家人顧客對我說：「眾生都在輪迴中頭出頭沒，仿如大海中浮沈。菩薩陪伴眾生輪迴，只為一個心願：普度眾生。文學，也是你未了的心願，為了利益眾生，你會多生多世實踐你的願望。」

我突然有所領悟。忽聽門外吵吵嚷嚷，大廈管理員的聲音道：「是這裏，警察先生，是這單位發出惡臭。」

遠處傳來救護車的聲音。

（迴向給那些為法，為夢想，為理想而犧牲的人）

自閉兒

市集中，一個紅牆綠瓦的涼亭裏，數個老人閒逛著，一部陳舊的收音機正播放著國語流行曲（今天不回家）。天清氣朗，一個年約十歲的小童在涼亭邊緣站著，笑對自己的手指把弄。突然迎向亭外遠處的虛空跪拜，兩滴淚珠從眼中流下，嘴巴在哭喪著的臉上呶得出奇地大，縐紋在額上及臉龐出奇深暗。三個婦人剛從亭外走過，胖婦停下來問身旁的瘦婦道：「這小孩幹嗎？」

瘦婦也停下步來道：「這自閉兒在這裏已有一段日子，他每天定時必定在這裏出現，風雨不改，等待著媽媽回來……」聲音有點哽咽。

「別提了。」另外一位老婦道：「事情已過了那麼久，你仍那麼眼淺，每次提起總掉淚！」

「那天早上天清氣朗，就像今天的天氣，也是這個時候。」瘦婦按捺不住滔滔道：

「這自閉兒的媽媽如常帶他到這裏來，吩咐不要亂跑，待她在前面市集買饅後再回來接他。誰知買完饅後回來，被從高空掉下的鋁窗打個正著，就在那裏。」

瘦婦用手指著二十米外一座樓宇續道：「血流如注，圍著一大堆人，遮擋著遠處

的自閉兒。可是，自閉兒猶像今天般笑對著手指數，把弄，活在自己的世界裏。他媽媽掙扎著爬向涼亭，卻數度昏過去，嘶啞的呼喊，虛弱得連身旁的人也聽不清楚。」

涼亭中，自閉兒不知什麼時候仍笑著手指把弄，突然驚懼地雙手抱頭，將身蹲低，仿似被人趕打，卻仍固執留下。肥婦疑惑望著瘦婦問：「他幹什麼？」

「自從那天等到天亮不支倒地後。自閉兒每天都在這裏等媽媽回來，幾經辛苦才能勸到他天黑後離去，第二天再來，風雨不改。亦有人打他，罵他，要趕他離去，雖驚懼痛楚，他仍堅持留下來，等媽媽。有勸告他媽媽已死，不會再來，不用等，他不但不相信，不解，更發脾氣，堅持等下去。」

「他父親呢？」胖婦欲幫忙問。

「那沒良心的傢伙，聽說與另一個女人泡在一起，失蹤了。」老婦忍不住氣憤道：「那無情無義的狗養漢，本就想將小孩拋棄，只是媽媽堅持帶著小孩才將就將就。自閉兒媽媽離世後不到數天，便跑得無影無踪。」

「他媽媽真的在那次意外去世嗎？」胖婦不願那事實問。

「聽說她到醫院後才離去。」瘦婦望著意外發生的地點回憶道：「她媽媽躺在担架床上，遙望對著手指搖數，傻笑的兒子，抖動嘴巴，緊鎖眉頭。那眼神：不捨、渴

望、留戀、驚恐、痛苦。無力的手，掙扎著伸前，欲抓緊即將消逝的世界。那眼神，叫我常常不能成眠。」

「別說了。」老婦眼紅紅道：「每次說起你總傷心流淚。」

紅牆綠瓦的涼亭內，自閉兒正跪下，對著遙遠的天空叩拜。遠處的雲彩，凝聚成一堆，仿似菩薩的頭形，慈眉善目。

第四輯 劇輯

五斗米

在一個佛教的內部會議中，各人興致勃勃，喋喋不休。

財長：過去一年我會發展得很好，各組別除了有多方面的突破外，更朝著更高的目標邁進，使教內外為之側目。但另一方面，經費不足做成很大困擾，對會務發展帶來障礙。有些組別更要借貸發展。今次會議，希望能商討對策。

會長：感謝大家過去一年來的努力，未來我們更要專業化、制度化，務求精益求精。我希望制定一些籌款方式，訂下一個指數，累積一筆錢，將這筆錢的利息拿來營運，使這佛行事業能永續。

財長：會長真有真知灼見，這政策不但突破性，且深遠影響後代。但這第一桶金倒不容易，希望大家盡力。

清潔長：你們可有想過倒過來，將款項作利息拿去借貸，取得大筆資金營運，不是更可多作些事嗎？……

會長：你沒有試過無錢，看人臉色的苦況，不會知道我們的用心的。

財長：我們可辦步行籌款，每季一次，這方面我可負責。

會長：不，每季一次太多了，人們會覺得沒有新鮮感，一年一次吧。

財長：好！賣旗及旅行都是我想到及可以負責的。

會長：這兩項恐怕籌不到多少錢，但你的熱心我不反對。我聽其他佛教會說素宴及灌頂可籌到很多錢。各位有何意見。

福田長：素宴我可負責，我日間工作的酒樓可給予很優惠的價格，我可以作善事為理由把價格壓低，保證可籌得可觀的數目。此外，我更可負責放生，安排一整天節目，包括出海，訂海產，請師父洒淨，安排遊戲、猜謎。還可在船上安排素宴，務求節目豐富，這樣，票價可訂高一點。這兩個項目我們可安排義賣，我可聯絡演藝界的藝人担任司儀及義賣，相信收入必定可觀……

會長：有些店鋪雖然贊助我們義賣，卻要收回成本，這會構成會計及運作的困

擾，如果不是全部贊助，不要再邀請他們吧。更有些店鋪的貨品銷路差，不太受歡迎，也不要邀請他們，免人家辛苦把貨物運來運去，浪費運輸費用。坐位方面，別忘安排那些濶太坐在最前排，也請關照司儀義賣時多向她們下些功夫。

修學長：灌頂方面我可安排多個喇嘛來主持，辦一個寶瓶灌頂，一個財神灌頂，再辦一個文武百尊超度法會，讓人附薦，保證很多人參加。我更可吩咐喇嘛開光及加持那些寶瓶，定價一千元與人結緣……

會長：不！九百八十元好了，盡量把價錢定低一點。

教護長：我組會採用「人釘人」方式，向那數個商家埋手，但我們需要會長你拿出一些佛學著作來號召，因為他們較偏向學術。

會長：我下個月將有兩本新作面世。

教護長：有某法師「唱」你偷他的橋，出版書籍……

會長：「天下文章一大抄」，他那些見解我一直都有，不算「抄」，「太陽下無新事」，我們只是重述佛陀的「口水」而已。

清潔長：我們辦些佛學講座，增長智慧……

會長：現在還不是時候，你看某會上月辦的講座不是失敗了嗎？待因緣成熟，我們將舉辦。

財長：我們現在商量籌款後的處理，我建議拿到銀行做定期存款收取利息。

行政長：我認為最好作三方面的投資：一股票二外滙三基金。我工作的金融公司過去已為很多客戶賺取很大的回報。我更可常常留意市況，務求賺取最大的利潤，將風險做到最低。

清潔長：何不拿錢去幫助其他團體？如果能力未逮，可無息借貸給其他團體運用，不是更好嗎？

會長：既然我們這次會議已有明確的方向及做法，就麻煩各組長努力吧。抱歉浪費大家那麼多時間，現在散會。

菩提比丘隨侍記

菩提比丘於1944年生於紐約，1965年接觸到鈴木大拙和瓦茲（Alan Watts）的著作，引發了對佛教的興趣。1966年到南加州攻讀西方哲學時，結識了一位越南比丘，並於1967年在越南大乘佛教傳承下受戒，成為沙彌。1972年取得西方哲學博士學位後，前往斯里蘭卡修習佛法和巴利文，後應德籍向智長老之邀前往林隱寺，任侍者達十年之久，協助佛教文化事業，先後擔任斯里蘭卡佛教出版社總編輯和社長。現任美國同淨蘭若僧團會議主席與美國印順導師基金會董事長。

菩提比丘現正在台灣香光尼眾佛學院授課，因事來港兩天，這次有幸能作侍奉。今次是第二次見師父，猶記第一次見師父時，已是三年前的事，雖事隔多年，為時半天，但仍印象深刻，仿似昨天。皆因被師父的道風所吸引，多年後，仍是那麼一貫，處處表現出修行者的風範。

師父年紀不輕，可是保持赤子之心，表現簡樸、踏實。從他的言行中，可感受到南傳佛教的道風。師父掛著一副寬鬆的古式眼鏡，上半身微向前傾，步履迅捷，直接。事事專一，不管進食，閱讀，談話，或任何瑣事都那麼專一，投入。對談時，如遇

到廣播消息，他總會禮貌地停下來，待聽完廣播後再傾談。師父精通巴利文，曾將中阿含及雜阿含經從巴利文翻譯成英文，可謂著作等身，卻拙於言談，對談中，見他常搜索字句去表達他的思想，可看出他平時極少與人交談及著作時搜索字句的習慣，而他那種閱讀的神態，極度專注，即時投入，正貌如其人地忠實表露出謙謙學者風範。而他的少事少惱，罕言，少談世間事，更突顯出離心，修道者的清淨無染。

此外，師父更嚴持過午不食，每天中午前，我們都要為午餐預備，雖然帶來一些不便，但能成就家人的道業，給我們帶來無限法喜。師父很平實地進食，除油及炸等對健康不好的食物外，不會要求好味道的食物，師父也守不持金錢戒，當做簽證時，辦事人員向他索取手續費，他如一個小孩般茫然地望著我們，不知所措。在他的行持中，不會有要求，故我們侍奉時要格外費心，表面看來對我們帶來不便，但能感受修道人樸實的風範，對被凡塵染污的我們，不諱是一帖清涼劑。

以下是一篇訪問 菩提比丘——師 侍者——侍 記者——記

◎出家因緣

記：請問師父出家多久，出家因緣如何？

師：我出家已三十多年，當年聽一位越南法師說法，覺得佛教很好，為了能進一步便

出家了。

記：三十多年前，是否很少人出家？尤其在美洲大陸？

師：當年出家真的給人一種古怪的感覺，尤其一個西方人，叫人難以接受。連我的父母，雖經過很長時間，改變還不是很大。

侍：那師父是因為那位越南法師出家，還是受教義影響而出家？

師：當年覺得佛教很好，就出家，就是那麼簡單。

◎工作

記：我知道師父已從巴利文的中阿含及雜阿含經翻成英文，現正翻譯增一阿含經，請問要多久才能出版呢？

師：大概需時三年，除翻譯外，我更授課，都是一些巴利經典。

侍：這些經典據知已有翻譯，何以師父要再翻譯呢？

師：因舊譯的英語已過時，很多人讀來有困難，故需再做。

侍：那麼，若干年後這些新譯會否又過時，要重新再翻譯呢？

師：（笑）有這個可能。在這無常世間，前面有什麼就做什麼。

◎在家眾能否閱戒律

記：在中國，在家眾閱戒律向來都被禁止，不知道南傳佛教是否一樣？

師：南傳佛教沒有這個禁忌，我想是在佛教的流變中某一個時期的特殊現象。

侍：在律典中有很多重要的資料，反映釋尊當時的人間性，及處理事情的手法。釋尊及弟子們的日常生活，弘法情形，及當時的真實環境。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資料，使我們更接近佛陀的教示。惜這歷史包袱太沉重，叫很多人無法放下。

◎佛教國家低落的原因

記：何以東南亞很多佛教國家如此貧窮腐敗？

師：這個我也不知道，我也常思考這個問題。但這些國家有很多獨裁者，人民信仰很表面。都是一些拜拜者，法義不彰。

侍：師父已說出原因了，就是法義不彰。

◎不淨財

記：不淨財（不正當得來的財物）的捐獻可接受否？

師：這需視環境而定，不能一概而論。如捐獻者當時是出於真誠心就該接受，並加以教導，遠離惡因惡果。也是給為惡者一個種善因的機會。

菩薩淚

在一個佛教的慶功宴上，大排筵席。冠蓋雲集，一片喜氣洋洋，無限法樂。

社會服務組：感謝大眾的支持，策勵。過去一年來，我組尚算發展不錯，除承繼前老

組長

人院探訪外，我們還增設了監獄及兒童院探訪，反應很不錯。他們除了要求大量初機佛書外，尚提出不少佛學及人生問題，我們皆圓滿作答，使他們法喜充滿，積極面對人生。展望來年，需迎接大量需求外，我組正研究如何深化服務及教義，還打算開發病人探訪服務，開辦老人康樂中心。因此，對人力及財力的需求很緊張，藉此，呼吁各同道能大力支持。

此外，更要多謝會長幕後的領導及多方面的支援，雖然他作的事情不多，但沒有他的指導及多次糾正，恐怕我們也做不來。

福田組組長：

感謝在座諸位的支持，過去一年，我們除秉承積福宗旨，到各寺院道場幫忙外，更積極為我會籌建一座佛寺，接引社會大眾，使未信者生信，已信者能深信。也會利用佛寺廣濶空間作一些康樂的社會服務事業，

現正與社會服務組磋商，合作將服務攪好。此外，我們更與法義組研究利用本寺開辦佛學院，培育僧才，並定期為居士大眾作一些修行的課程。

在此，我要多謝會長的領導及幫忙，如沒有他正知正見的指引，我們定走歪了路向，愧對三寶。

法義組組長：很感謝福田組的關顧，為我們提供地方及設施作佛學院之用，使我們有信心去招聘優良的師資及學生，過去一年，我們「不眠不休」地為佛學院籌措各項事宜，同時間我們沒有放慢佛學班的延續及不斷改良工程，但在宣教及公開講座次數上，較前年遜色，皆因外間已有很多同道團體作出相同的工作，且場地租借較以前困難，才有此現象，這方面我組會作檢討。

最後我要感謝會長在法義上的指導及各項課程制定的幫忙，如果沒有他的領導，法義出來的效果恐怕不彰及失色吧。

教護組組長：佛教近年頗為蓬勃，是一可喜現象，但同時亦帶來很大的隱憂。由於蓬勃，很多人便利用佛教來斂財，或是出名，將佛法阿諛的手段去爭取信

徒，讓一些不懂佛法的人去胡言亂語，誤導群眾。他們不但沒有去阻止，且聯成一夥。如果情況惡化下去，佛教興盛只會帶來更大的禍害。我組過去一年常站出來糾正，發生多次衝突與爭執，更招來很多敵人，包括教內教外。來年我們會針對一個教內長老級人物，對他出位的言行作出勸導、糾正，但這些早已根深蒂固的現象絕不樂觀。

這裏我要特別感謝我們的會長，如果沒有他的堅固支持及接受各方面射來的明、暗箭，我們真的沒法捱下去。

財務組組長：過去一年可說是陰暗的一年，由於各組別發展得不錯，需財自然多，外間佛教蓬勃，到處籌款聲音不絕於耳，我們要籌錢真是談何容易，如果落力去籌，常被投訴太貪錢，太hard sell，不清淨，凡事向錢看，更有在背後罵我們販賣佛教；回到會上卻被一些組別埋怨，遲遲批不出錢來，對花費管得過嚴，小氣等。曾多次請辭卻被會長苦苦挽留。

這裏要特別感謝會長，我知道他暗地裡拿了不少錢出來，也聽說他曾低聲下氣，出賣尊嚴去哀求捐款，我由衷的感謝他的發心。

會務職員：我很感激會的聘請及各人的努力，我們不單是會內有數的領薪職員，更是教內絕少數的領薪職員。綜觀教內對工作者的「刻薄」傳統，沒法將人才挽留下來，作出貢獻，縱使有多大的大志，也敵不過生活的壓迫，黯然離場。我們很感恩能領取生活費用，無後顧之憂地為佛教賣命。另一方面，在芸芸無償付出的義工中，我們感到慚愧不安，戰戰兢兢渡日。在這裏我要特別感謝會長，他堅持要我們領取薪金，並多次強調有愧無愧不在領錢與否，而在是否用心，正念正知地為佛教奉獻。他更強調希望有一天能為佛教開出很多職位，讓發心者安住。就像杜甫的「廣廈千萬間」胸懷。

總幹事：感謝各位的報告、出席、支持與發心。在過去的會務中，經歷了很多，學習到不少事情。原來一個會的成立與成長，竟是那麼艱巨，繁複，從中我們得到什麼，付出多少，收獲如何？錯綜複雜，是得是失，是堅強，是倒退，無法計算。只可總結：無憾！

會的目標、方向竟是如此重要，正念正知，目標一致，和合共存更是成長的要素。在漫長的前路上，如何面對挑戰，不偏離佛法，踏實向前邁進，保持不緩不急的步伐；懷著夢想，卻成熟不虛幻，更要保持尊嚴，

衣食無憂，真不容易。但我深信：福不唐捐，多少努力，就有多少收成，現在請我們的會長發言，會長的貢獻，不需再多說了。

會長：感謝大家。會的存在，只是表面風光，其間的風雨飄搖，實不足為外人道，沒有一刻我不在擔心，任何時候倒下我都不會驚奇。能夠存在只能歸功於佛菩薩的加持，我很清楚絕不會是自己福德智慧做成。你們的謬讚我只感到不安。人說沒有苦難，不能成長，過份的保護，缺乏培訓、教導，只會扼殺你們的未來，我該向你們懺悔。而最痛心的莫過於不能見到你們的和合共存，各懷鬼胎、明爭暗鬥是我最不願見的事情，不單是對內如此，對外也不應排斥其他團體。記著，多一分和合，多一分共存。此外，分秒不離三寶的堅定信念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們將來順境逆境，都需親近三寶，不管我在與不在，三寶是你們唯一可依靠處，切記切記。這些皆是我走過來的忠告。

一滴眼淚從會長眼睛流下。

素宴

在一次佛教籌款會議中，各人興緻勃勃。

會長：感謝大家過去的努力，籌得巨款，購置了這大型會址。這次會議希望再度籌錢，將會址布置得美侖美奐，讓每一個走進來的人，皆感到舒適歡喜，經常來臨，發心學佛；每一個工作人員皆有歸屬感，像回到家裏般安心工作。

活動組：現時最流行的活動有放生、素宴、拍賣、水陸法會、拜懺、附薦、灌頂、寶瓶等皆能籌得巨款。我們可考慮綜合式的做法。使功效更顯……

會長：每次只能一至二項，否則給人向錢看的嫌疑。更何況一二項已足以「洗袋」，無須張羅，更可留待下次籌款時另立新項目。今次就以素宴及拍賣為主吧！但請「聯絡及通訊組」費心，找數位師父來坐陣，要年老及男性的。

法義組：我組可找會說法的師父，作一簡短的開示，使活動更向法……

會長：不用了。這是「聯絡及通訊組」的工作。但不要找一些喜歡說話的師父，

因時間緊湊，無法安排師父說話。其實大眾看到師父的出家相、威儀已經很夠了，身教比言教重要。只要他們默不作聲，眼觀鼻，鼻觀心，就是修行相。況且，開聲容易暴露弱點。

法義組：那豈不成了道具。

會長：修行不是囉囉嗦嗦，修行人止語是很高的境界。

邀請師父時請告知他們什麼也不用做，因有居士義工代勞，只須坐在那裏亮相便可，事後我們定有紅包酬勞，是一份優差啊！

義工組：這次我們需要多些義工幫忙，上次財務組臨時抽掉我們很多義工去攔路募捐、點數、登記、收善款、跟進等，其他工作沒人處理，背後遭人埋怨。

財務組：我希望活動組不要老是表演佛曲，很悶，沒人喜歡聽。度生要有方便，先隨順他們，才有機會令他們轉向佛道。一曲「萬惡淫為首」一定要播，因萬試萬靈定能募到可觀款項，最好找破落相的出家人去逐枱逐個去募。活動組：對！對！找出家人最好。上次我們眾多義工佈下天羅地網，提著捐款箱，在各要道主動埋身募捐，誰知他們不是借故聽電話，耍太極，就是

跑洗手間，遲遲不出來，弄至大排長龍，有些更說寧排長龍也不敢坐回座位呢。有義工埋怨雖然他們比侍應更勤力穿梭，善款仍未如理想。

財務組：下次請你們用透明箱，如果捐款少讓別人看到會難為情；捐款多會有鼓舞作用。拍賣品請施主們發心全捐出來，不要收回成本或指定用途。因我們人手不夠，無法結算給他們及仔細安排用途。

拍賣品最好是寶瓶等，如財神寶瓶，別忘喚喇嘛加持，要能消災、祈福、有財運、姻緣運、生仔不生女的功能等……

法義組：那是黃大仙法，有求必應，不是……

會長：眾生祈求幸福，順意是人之常情，先以慾鈎牽，再帶他們回到不執，空性去，此之謂普賢十大願中的恆順眾生。

昨天我在一家倒閉的古玩店取了一批貨品，聳湧店主布施作功德，總比讓執達 吏拿走好。店主很感激，還教了我一些提高古玩定價的辦法及銷售古玩的技巧，原來裏面有很多學問能令你一本萬利，應用得法，一個月只需二三單生意就夠了。

財務組：今次素宴的定價我希望能定低一點，讓更多人參加，大型活動對我會的

宣傳很有作用，多辦幾次定能提高江湖地位，只要有人來，那怕沒有「橋」淘他們腰包！

法義組：千篇一律，到處舉辦的素宴活動真能吸引多人來嗎？講飲講食的低等……

會長：很多佛教徒向我反映佛教活動苦悶不堪，如能有「活」一點的活動，他們定會感恩參加。

曾有某會會長說：全港數十萬教徒既懶又冷，且低能地任由擺佈。我們該多站出來辦活動，讓他們找到方向，更可募多些錢，推廣佛法，自利利他。這是一個風雲際會的年代，我們舉足輕重，希望大家能把握因緣。

活動組：我這裏要投訴素菜館。多家素菜館不肯大幅降價配合我們的慈善活動。說什麼經營困難，素材料比雜材料貴價等。原以為素菜館有善心，能站在我們一邊，好說話，誰知叫人失望。我更打聽到有些素菜館並非信佛，伙記在店內吃雜，老板另外經營吃肉的餐館等醜聞。不過大家不用担心，我已在尖沙咀某酒店談妥了這次素宴活動的持平價格。條件是日後的大

型活動安排在他們酒店內舉辦，真是菩薩保佑，我們日後的活動定能舒適，體面地吸引大眾。

法義組：這次活動很像欠缺了一些什麼……

會長：這次活動大致安排妥當，請大家努力。

下次會議我們將討論籌募來年經費的活動。這次有數點注意：一活動時間要短，一天起，兩天止，我不想浪費太多時間，妨礙其他工作。二籌備工夫要簡單，最好不需太多義工的活動，因近年太多道場辦活動，義工來源不繼，我不想影響其他團體，聞說有些義工要索取車馬費呢！三「盡地一煲」，要募取最大的款項，因一年只得一次，不成功，便成仁。但大家不用担心，有數個不論在歷史及人才方面不比我們強的學會皆能取得可觀成果，我們沒理由會失敗。

我提議辦一個萬人禪修活動，結合僧俗四眾修行，弘法多功能的創新活動。輔以多個大銀幕，播映世界各地友好道場，同時念誦六字大明咒作背景，定能吸引眾多人士到來，突破某學會前創的紀錄。

法義組，是你們一顯身手的機會啊！

波旬大會

黃昏時分，一處大會議室內圍坐著多人，室內燈光幽暗，波旬坐在正中主席位上，尤為陰暗，只能見到面部輪廓。

波旬：這個世界變得愈來愈美好，人們都有感恩心，懂得去享受美好的生活，地球格外蔚藍。……（默然一會）但我的呼吸愈來愈困難，他們每一個笑容叫我頭疼，各國政府掌握了自強之道。

在教育及文化方面投放了大量資源，這樣下去，我再沒有立足之地了。唉！人才難求，看你們每況愈下，如何有面目見我。

旃陀：大王，不用擔心。我每天多花了時間在化粧上，把臉孔弄得可畏，讓每個見到的人皆有向惡之心，我不斷遊說他們作惡，喚醒他們心中的惡念。

樓陀：大王，我每天加班兩小時，到處強搶偷盜財物，將罪嫁禍有德之人，讓他們自相殘殺。更在財經市場巧取豪奪，美化賭場，讓他們墮落。我以驚人的報酬招攬，可說人強馬壯，待他們沒有利用價值時，便找他們身旁的將他們的財富取走，對他們落井下石。財富是最好的工具去駕馭

他們，甚至不用拿錢出來，只須在他們的紀錄上放些數字，足以使他們瘋狂，迷失本性。

詞利帝有：大王，我訓練了很多小孩子去傷害他們的父母。我教他們縱情五慾，吸毒，夜歸；我賜予他們無窮精力，無法安住家中，共叙天倫。當他們父母無暇照顧時，教他們做些驚世舉動吸引父母注意，很好玩呢！

波旬：這些我都不大擔心，最怕佛教興旺，這個宗教很奇怪，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原以為徹底將它亡掉，沒想到一個疏忽，竟被它興旺起來。少少法義可成星星之火燎原，你們要引以為鑑，絕不能輕視。最近很多佛學會成立，令我寢食不安，你們可有良策？

凡沙瓦提：成立最久的佛法學會會長最棒，他學問好，又能幹，學術、藝術、經營、口才、文章、件件皆能，皆精。但不用擔心，我已放了一個美女在他身旁，很欣賞仰羨他的才華，使他離婚，家破人散，再找一個富翁支持他的事業，讓他擴充，涉及各門各業，學會還弄得美侖美奐，且不斷增加分部，使他終日勞碌經營，或在人事上打轉。最近更非法送他一座大宅大部分的錢，而小部分的負擔，足以令他陷落，不能抽身。學會的早期

幹事已全部離開，星散流浪，或是從此隱迹。到今天他還不知道自己變了一個生意人，不是學者，會長，菩薩，甚至不是一個佛教徒。其他學會我一點不敢鬆懈，努力打壓。請大王放心。

梅沙：我不單在外面毀謗這些學會的人，更隱在學會裏面進行毀謗，離間各道婆羅門女場。最近不去分別，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去毀謗，竟引來很多同道終日說三道四。啊！真痛快。現正努力進軍傳媒，已攻陷八卦週刊、網站、電台等。

須深：我不斷搗動低下階層去爭取福利，爭取更多的錢，更多的假期，甚至與他們無關的家人也去爭取一份。無盡的索取，無盡的憤恨，對抗。啊！好玩極了。

善星：我最高興是很多人聽我的話捨戒，不再受束縛，說什麼人生苦短，應及時行樂，竟引來很多同道。那些自以為聰明的人對我說的萬法如幻，有戒無戒皆不應執著，很受落。我能謙卑作眾人的侍者，激發他們的自大狂妄，更視我如親眷，對我失去戒心，好讓我在他們的親屬中做手脚。偷羅難陀：我到處宣揚愛，說什麼愛是萬靈藥；愛能治療一切；愛是宇宙根源；更

（比丘尼） 鼓勵人去談情說愛、博愛、包括同性愛；忘年愛；亂倫愛，說愛可包容一切。誰料佛經裏竟說「愛生則苦生」，把我氣個半死。

俱伽梨：我以十年為一單位，讓人們安逸於十年光景裏，頹廢放逸，不事振作，再以劇烈的變化摧毀他們，我不是要他們體會無常，是要他們不能翻身。

調達：我很努力在各人心中建立心魔，外在逆境雖然不好受，但內在的心魔才是禍根，無窮無盡，只要心魔做成，萬劫不復。至於心魔如何做，恕我不能報告。

騫馱羅達婆：我在秋天使所有的樹葉落下來，天空灰暗，整個世界肅殺，不能振作，走上自毀之路。請讓我保留工作的秘密，不能直告。

三聞陀羅達：每天黃昏完全黑暗來臨前，我以孤寂籠罩整個大地，人們從心底震慄，更以神通力將人們隔離，孤獨難耐。但我不會告訴你們我的神通力用。

最後，波旬默言，良久發出陰笑，在坐正要發言的多釋子、須那剎多羅、須尸摩、摩撻提、寶蓮香比丘尼、孫陀利、高迦離迦、迦留羅提舍等皆默言，不敢做聲。眾皆驚懼，知波旬不會無故而陰笑，前波旬陰笑後不惜犧牲了很多魔子去害人。

茶禪

在一所著名茶館的貴賓室內，眾人盤坐在日式裝飾的優雅榻榻米上閒聊。一位漢傳出家人及另一位藏傳出家人坐在正中央，圍坐著八位男女居士，室內燈光幽暗，窗明几淨，擺設著茶道器具，四壁掛著書畫，兩位出家人背後掛著「阿蘭若」及「止靜」兩款勁秀的書法。兩位年輕女侍應托著茶盤悠然走進來。

「今天的茶較常苦澀點，午膳請注意不要失水準啊！」漢傳師父對著侍應摸摸圓圓閃亮的光頭道：「茶館經營快要二年了，請你們老闆裝修裝修，要時時勤拂拭啊！」

「係。」女侍應微笑答道，繼續為眾人倒茶。

「現今生意難做，社會動盪，將就些吧！」藏傳師父伸前紅潤的臉龐，插嘴道：「我們每天投訴，為難兩位天女，早晚會把她們嚇跑。」

「係！」女侍應微笑道，向室外走去：「怕怕，馬上離去。」

女侍應回首，輕輕將房門閉上，眾男女居士七嘴八舌調侃著。突然，房門被急促打開，一位女士跑進來，跪在兩位師父面前，飲泣道：「師父！師父！我丈夫剛證實患了絕症，現躺在醫院，怎辦？請救救他啊！」

「不用怕。」漢傳師父拿起小茶杯，呷一口道：「你們家人要為他念經及念佛迴向，最好點燈一百零八……」

「你帶領我們做好嗎？我們什麼都不懂！」女士焦慮道。

「很簡單，你們隨便買燈點燃，可七天內不要讓它熄掉。」藏傳師父接道：「念經由親人做最有效，要虔誠，不要假手他人……」

「請兩位師父幫忙，太艱難麻煩啊！」女士急道。

「不用怕。」藏傳師父答道，用手指著女士後面的書法念：「難行能行，難忍能忍。」

「那請師父到醫院走一趟，為我丈夫授皈依吧。」女士轉頭向漢傳師父道：「我們費了很多唇舌才說服丈夫答應皈依。」

「他這刻要安心養病，將心調伏好。」漢傳師父呷一口茶道：「皈依要虔誠，從內發心，不能勉強敷衍，我們不會馬虎……」

突然，女士的手提電話響起，她接聽後正要匆匆離去，猛地想起遺漏事情，急忙從手袋中取出兩個紅包交給師父，道別離去。

室內再度熱鬧起來，各人七嘴八舌，儘講些幽默笑話及別人的糊塗事。

房門再度打開，三個穿著「四攝法」制服的義工走進來，對著兩位師父道：「師父！今天晚上的法事我們已布置妥當，請你們檢看。」

「不用了，已辦了那麼多次，不應出錯啊！」藏傳師父呷一口茶續道：「你們也長大了，不需凡事問我們，只要用心，用腦，定能把事情弄好。我們很忙，不能每事跟進，每事教導你們。成佛必須靠自己，不能假手於人。」

義工退出後，室內再度熱鬧起來，充滿歡笑聲及取笑他人的話語。沒多久，另一班人走進來，不斷跪拜，奉上紅包，頻頻稱讚兩位師父，並邀約舉辦佛經講座，卻被婉拒。經多次糾纏後，漢傳師父按捺不住道：「講經需有真修實証才能講得好，不然誤導他人可大罪了，因果我可負不來。我們不會像其他人，隨便亂講，待功夫夠時自會講。」

「那什麼時候啊？」其中一人問，突然伸手指向旁邊的對聯念起來：「假使頂戴塵沙劫，身為床座偏大千；若不說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華嚴經。」

「啊！……」漢傳師父不安地望向對聯。

「這個月十五講一天吧，我不敢辛苦你，只講一天吧。」

「不成。」藏傳師父插進來道：「那天濶太約了我們晚宴，不去不成。」

三十年後

三十年前，鬧市中一幢舊樓，一處數百呎的單位，外豎著「般若學會」的地方，內有三十多人正在開會。

馬晶：謝謝大家的光臨，大家能在這繁華都市中抽空來研究如何實踐我們的理想，將佛教的智慧帶到人間，可見大家的發心，完全不為這為名為利的都市污染。在這歷史的時空中，一份難得的因緣，為聖教奮進……現在先請我們的方會長發言。（眾鼓掌）

方會長：謝謝大家，本來應該讓在坐的大同師先發言，但為了節省時間，不再推讓了。更多更重要的事還在前面呢。這次聚會是一個劃時代的聚會，青史上將記上一筆，一羣為理想，為文化，為解救人類黑暗的書生共聚一堂。雖然沒有自己的會址，順帶在這裏感謝「般若學會」的人，借出這地方。我更預見我們「正道學會」在不久的將來，必定有我們的會址，比這裏大十倍。我們沒有全職的工作人員，各會員都是業餘來幫忙，當然我們更缺乏經費。看外面，建一個寺廟，或造一尊佛像，

輕易就能籌得大筆費用，但在文化上，一百數十萬元的捐款卻沒有人響應。人人都為有形可見的功德盡力，無形且需長時間見效的文化事業卻少人問津。我不是不贊成建大佛，建寺廟，只是感慨沒有人支持法義的核心，為佛教文化事業盡力。但大家不要灰心，資金不夠不要緊，我們心中充滿熱誠，準備作長時間的奮鬥，也不會為俗氣的富者俯首；時間不夠不打緊，我們預備作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盡形壽去努力；人材不夠不要緊，我們開放所有渠道去招納人才，我們沒有門派、成見、我執，定能如大海般納百川。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培養人材，繼往開來。教育，也是我們工作的重點，我們深信百年樹人乃救國、救眾生的唯一之道。

馬晶：謝謝會長的發言，為我們打一口強心針。雖然我們得不到外界的支持，諸山長老的認同，但憑著我們的理想大志，黑暗過後必有黎明。為了節省時間，我已安排了今天的晚餐在這裏用，大家仍可繼續商討，但別忘記將膳費交給我們的司庫。現在有請大同法師發言。

大同師：謝謝大家那麼誠意的邀請，身為出家人，見到你們居士那麼發心，我感到慚愧，看到聖教被冷落，我心中非常難過，每天我皆懺悔，祈願三寶加持，為苦難的眾生作依怙，早日離苦得樂。慈航法師曾說過：教育、文化、慈善是佛教的三大支柱，要振興佛教，實應從這三方面著力。方會長在教育及文化入手，我是絕對認同及支持的，以他的學問及在坐諸君的菩薩發心，我相信不久將來，佛教必有一番新景象。今天我以出家人的身份參予這救世大業，心中戰戰兢兢，自問德學未足，修持功夫不夠，誠惶誠恐，常害怕以盲導盲，但感於諸位的熱誠及為眾生的使命，才勉為其難到來盡一分力。

馬晶：謝謝法師的支持，今日佛教的荒蕪，邪師外道特別多，如果正知正見的弟子仍不站出來，恐怕聖教要斷送出去，歷史將埋怨我們敗家。雖然我們背負著千年的孤獨寂寞，但我相信德不孤，比起十年前的環境，我們已算是不錯了。今天全港的精英共聚於此，有僧俗，有學者，有唯識宗的大師，有天台宗的傳人，有淨土宗的行者，禪宗的當機者，南傳佛教的弘傳者，當然還有密宗的修法者，雖然我們的會長對密宗很有保留。現在要請我們的師母發言，方會長太太在背後默默耕耘，作了很多

不為人知的工作及犧牲，卻沒有得到應得的道謝。

方太：謝謝大家，馬晶言重了，我只是做了一些瑣碎的工作而已，但得回的法喜、溫情、及為眾生的喜樂，這些付出算得了什麼？我個人對金錢看得很淡，又沒有智慧，這份聯絡，跑腿的工作正適合我這個沒有「大志」的人。除了對佛教的一點熱誠外，自知一無是處，能叨大家的光，燃一點火焰，我甘於作一個小鏢絲，更相信是眾人中最快樂的一個。方會長這次創世紀的發心，還得感謝大眾的支持，這次歷史中的地位，自有後人評價，這刻的光榮，足以無悔今生。

馬晶：謝謝師母，現在請我們的幹事江軍發言。

江軍：對不起，我沒想到需要發言，完全沒有準備。漂亮的話我不懂得說，如果有什麼工作分配，我都樂意效勞，只希望能在此餘生多做一些，於願足矣。

馬晶：……

*

*

*

三十年後，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著名的「海會花園」遊人眾多，人們邊走邊讚

嘆花園的設計匠心獨運，直追盛唐，且整潔幽雅，古樸悠然，花草修葺井然，富禪意，綠意盎盎，配上藍天白雲，置身其中，仿似暫避於世外桃源。而那些隱約的佛教建築，佛語，配以清脆的禪樂，喚起人們心中的諸佛淨土。

「海會花園」中的茅蓬茶寮，一大羣人坐著閒聊、品茗。其中一人走上一處小台上發言。

「謝謝各位的光臨，我叫馬晶，是這個『海會花園』的『播道者』，抱歉我們的貴賓文化司長尚未到達，也許外面塞車，做成延誤，現在有請這『海會花園』的園主大同法師上台發言。」（眾鼓掌）

大同法師：謝謝大家，我先為司長的遲到道歉。雖然司長未到，但我不想浪費大家的時間，這「海會花園」的開幕儀式現在開始。首先我要感謝司長及他的官員幫助，使這花園在眾多障礙中得以完成，跟著要感謝功德主的慷慨捐助，使工程得以進行，功德主對我們「為聖教，為國民」的認同更值得道謝。回想從前功德主百萬、百萬元的捐助，對於我們事業的推行，直是杯水車薪，使我們無法專注於弘法利生工作。且諸多質疑資金的運用，使我們這些不為名不為利的出家人難以應對。更因俗事及污

穢的金錢為難，不知所措。如今億元億元的籌措雖艱難，但總算差強人意。此外，我還要感謝「播道者」馬晶，在他及一羣義工的努力下，這花園才那麼美侖美奐。

馬晶：愧不敢當，法師才是幕後最大的功臣，回想法師事事親力親為，園中每一處的設計、擺放、與整體園林的協調，都經過法師縝密的規劃，我們只能算是盡忠職守的員工。今天我很高興看到「正道學會」的方上師在台下，謝謝他的光臨。「正道學會」已有卅年的歷史，它從佛教文化課程開始，現在已涵蓋了整個中國文化領域，最近還開辦娛樂、消閒、工藝、體育等課程，可說是什麼學科都沾上手，而分店已有五家，包括海外及中國大陸都有分支，方上師更足跡處處，演講連連，做福萬人。有請方上師。

方上師：抱歉我今天不是專程來參加這儀式，而是陪同我身旁的這位莫教授到來，莫教授是北京大學的著名學者，專門研究庭院藝術，且桃李滿門，對國家貢獻良多。謝謝剛才馬晶對我們的誇耀，回想二十年前「正道學會」的開辦，馬晶是我們的學生也是主要幹事，只可惜他沒有分享我

們的成果。早期的學生道友星散，有移民的；有轉到別的道場効力的，享受高薪厚祿；有隱居的，退墮小乘；有流落鄉間當個小校長；更有自甘墮落，作其宗教騙子，鼓吹迷信……

馬晶：此外還有辦離婚的；攪男女關係的；斂財的，升格上師的。方會長你都沒有提到。而失望離去的，鬱鬱而終的，更叫人難過。何止早期的學生道友不能分享成果，就是中期乃至後期的，也未能呢！轉瞬三十年匆匆而過，我們都老態畢露，也該是我們反省的時候了。我見到台下有我們三十年沒見的道友江軍，請他也上來發言吧！

江軍：謝謝！大法師，方會長……對不起，我一時改不了口，無法稱你方上師。恭喜恭喜，你們的生意做得很好。

（此篇物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跋

如果閱後欣賞，產生共鳴，毋須再浪費時間重讀，因那些都是「遊戲文章」，「不值一晒」，「聊作消閒」，就讓他如夢般映現過。

因那些都是取材自佛經的構思，靈感。勸君還是披閱佛典，將更直接，豐盛，意外，必獲其利益。

迴向文

一切諸善法
同歸於佛道
所有眾生類
究竟得成佛

塵影僧踪

作者：浮浮生

打字·排版·設計：陳居常

出版者：佛教慈慧服務中心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洗衣街241A地下

電話：2391 8143 傳真：2391 1002

website .. buddhist-bookshop.com

承印者：慧恆倡印社 電話：2787 1986

日期：二零一一年四月

ISBN .. 978-962-644-102-2